

乙

憶

呀，爲什麼我眼前又是一片漆黑？我好像落進了一個陷阱裏似的。我摸不着一件實在的東西，我看見一個具體的景象。一切都是模糊，虛幻，……我知道我又在做夢了。

我每夜都做夢。我的腦筋就沒有一刻休息過。對於某一些人夢是甜蜜的，但我却不會從夢裏得過安慰。夢是一種苦刑，我被牠不斷地拷問着。我知道是我的心不許我甯靜，牠時時都要解剖我自己，折磨我自己，我的心是我的嚴厲的裁判官。牠比 Torquemada 還更殘酷。

「夢，這真的會是夢麼？」我有時候在夢裏這樣地問過自己。同樣，「這不就是

『夢麼』在醒着的時候我又起過這樣的疑問。『夢景』實漸漸地融合成了一片。我不復能分辨什麼是夢和什麼是真了。

俄羅斯女革命家妃格念爾被囚在席呂塞堡中的時候，她說過：『那冗長的灰色的單調的日子就像是一個無夢的睡眠。』我的身子可以說是自由的，但我不是也過着一些冗長的灰色的單調的日子麼？誠然我的生活裏也有變動，有時我還過着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然而這變動有的像電光一閃，光耀奪目，過後即歸於消滅，有的甚至也是單調的。一個窒悶的暗室壓在我的頭上，一隻鐵手扼住我的咽喉。所以便是這些灰色的日子也不像無夢的睡眠。我眼前盡是幻影，這些日子全是夢，比真實更壓迫人的夢，在夢裏我被殘酷地拷問着。我常常在夢裏發出叫聲，因為甚至那時候我也不會停止過掙扎。

這掙扎使我太疲勞了。有一個極短的時間我也想過那無夢的睡眠。這和妃格念爾所說的却又不同。這是永久的休息，沒有夢，也沒有真；沒有人，也沒有自己。這是

和平。這是安靜。我得承認，我的確願望過這樣的東西。但那只是一時的願望，那只是在我的精神衰弱的時候。常常經過了這樣一個時期，我的精神上又起了一種變化，我爲這種願望而感到羞慚和憤怒了。我甚至責備我自己的懦弱。於是我便以痛悔的心情和新的勇氣來開始新的掙扎。

我是一個充滿着矛盾的人。「我過的是兩重的生活。一種是爲他人的外表生活，一種是爲自己的內心生活。」●我的靈魂裏充滿着黑暗。然而我却不願拿這黑暗去傷害別人的心。我更不敢拿這黑暗去玷污將來的希望。而且當一個青年懷着一顆受了創傷的心來求助於我的時候，我縱不是醫生，我也得給他一點安慰和希望，或者伴他去找一位名醫。爲了這個緣故，我纔讓我的心，我的靈魂擴大起來。我把

● 借用妃格念爾的話，她還說——「在外表上我不得保持一個安靜而勇敢的面目，這我做到了；然而在夜之靜寂裏，我便會帶着苦痛，焦慮，來想：末日會到來嗎？——到了早晨我就會戴上我的面具開始我的工作。」

一切個人的遭遇，創傷等等全都裝在那裏面，像一隻禾小舟沉入大海，使人看不

見一點影響。我說過我生來就帶了陰鬱性，但那件作爲『憂鬱者』寫了自白的朋

友却因爲看見我終日的笑容而詫異了，雖然他的臉上也常常帶着孩子的傻笑。其

實我自己的話也不正確。我的父母都不是性情偏執的人，他們是同樣地溫和、寬厚，

安分守己，那麼該是配合得很完滿的一對。他們的靈魂裏不能夠貯藏一點陰鬱的

影子。我的陰鬱性不能夠是從他們那裏得來的。那應該是在我的生活環境裏一天

天地磨練出來的。施了那第一下打擊的，就是母親的死，接着又是父親的那時候我

太年青了，還只是個應躲在父母的庇護下生活的孩子。創傷之上又加創傷，彷彿一

來就不可收拾。我在七年前給我大哥的信裏曾寫道：『所足以維繫我心的就只有

工作。終日工作，終年工作。我在工作裏尋得痛苦，由痛苦而得滿足。……我固有一理

想。這理想也就是我的生命，但我恐怕我不能夠活到那理想實現的時候。……數年

來我追求光明，追求人間的愛，追求我理想中的英雄，而結果我依舊得着痛苦，但我

並不後悔，我還要更大的勇氣去走我的路。」但在這之前不久的另一封信裏我却說過：「我在心裏築了一堵牆，把自己囚在憂鬱的思想裏。一壺茶，一瓶墨水，一管鋼筆，一捲稿紙，幾本書，……我常常寫了幾頁，無端的憂愁便來侵襲了我。彷彿有什麼東西在我的胸膛裏激盪，我再也忍受不下去，就擲了筆披起秋大衣往外面街上走了。」

在這兩封信裏不是含着顯然的矛盾麼？我的生活，我的心情都是如此的。這個恐怕不會被人瞭解罷。但那原因我自己却很明白。造成那矛盾的就是我的過去。這個我不能抹煞，我却願意忘掉。所以在給大哥的另一封信裏我又說：「我怕記憶。我恨記憶。牠把我所願意忘掉的事，都給我提醒來了。」

的確我的過去像一個可怖的陰影壓在我的靈魂上，我的記憶像一根鐵練絆住我的脚。我屢次鼓起勇氣邁着大步往前面的時，也總抓住我，使我退後，使我遲疑，使我留戀，使我憂鬱。我有一顆飛向廣闊的天空去的心，我有一個正確無誤

仰，然而我的氣力却拖不動那記憶的鐵鍊。我不能忍。這遲鈍的步履，我好幾次助於感情，但我的感情自身被夾在記憶的鉗子裏，失了牠的平衡而有所偏倚了。牠成了不健強而易脆弱。倘使我完全信賴牠，牠會使我在彩虹一現中隨即全然隱去。我就爲過去所毀滅了。爲我的前途計，我似乎應該撇棄這爲記憶所毒害了的感情，但在我這又是勢所不能。所以我這樣永久地顛播於理智與感情之間，而不能找到一個確定的解決。我的一切矛盾都是從這裏來的。

我已經幾次說過了和這類似的話。現在又來重複說着，說得還更明顯，這似乎不應該。而且在這時候整個民族的命運都陷在泥淖裏，我似乎沒有權利來絮絮地向人訴說個人的一切。但我畢竟又說了。因爲我想，這並不是我個人的事，我在許多人的身上都看見和這類似的情形。使我們的青年不能夠奮勇前進的，也正是那過去的陰影。我常常覺得倘使我們是沒有過去的傳統的原始人，我們也許能夠做出更多的事來。

但是那回憶抓住我，壓住我，把我的心拿來肢解，把我的感情拿來折磨。牠時而織成一個柔軟的網，把我的身子包在那裏面，牠時而燃起猛烈的火焰，來燒灸我的骨髓。有時候我會緊閉眼目，棄絕理智，讓感情來支配我，聽憑牠把我引到偏執的路上，帶到懸崖的邊沿，使得一個朋友竟然驚訝地嚷了出來：『這樣下去除了使你終於成個瘋子以外，還有什麼？』其實這朋友却忘了他自己也有着不小的矛盾，他和我一樣也是爲回憶所折磨的人。他以爲看人很清楚，却不知看自己倒糊塗了。他把自己看作人類靈魂的醫生，他給我開了個藥方：妥協、調和；他的確是個好醫生，他把爲病人開的藥方拿來讓自己先服了一付。然而結果這藥方完全失了靈驗。這付藥醫不了病。他也許還不明白這是什麼緣故。我却知道唯一的靈藥應該是個『偏』字。不是和過去的傳統調和，而是把牠完全撇棄。不過我的病太深了，一付靈藥也不會即刻治愈多年的沈疴的。

我好幾次走到懸崖的邊沿而終於能夠站住腳，跌落到深淵裏去，這全是

扎的效果。

我又在做夢了。我的眼前是一片漆黑，不，我的眼前盡是些幻影。我的眼睛漸漸地亮了，那些人，那些事情……難道我睡到這麼深沉麼？爲什麼他們能夠越過這許多年代而達到我這里呢？

我全然在做夢了。我忘了周圍的一切，我忘了我自己。好像被一種力量拉着，我沈下去，我沈下去，於是我到了一個地方。難道我是走進了墳墓，或者另一個邦迫城被我掘發了出來？我看見了那許多人，那些都是被我埋葬了的，那些都是我永久失掉了的。

我完全沉在夢景裏面了。我自己變成了夢中的人。一種異樣的感情抓住我。我由一個小孩慢慢地長大起來。我雜在那許多我的同代的人中間，分享着他們的悲歡。我們的世界是狹小的，但我們却把這看作宇宙般地廣大。我們以一顆真摯的心

和一個不健全的人生觀來度過我們的日子。我們有着更多的愛和更多的同情。我們愛着一切可愛的事物。我們愛那夜晚在花園上面天空裏照耀的星羣。我們愛春天在桃柳枝上鳴叫的小鳥。我們愛那從樹梢洒到草地上面來的月光。我們愛那使水面現了明亮的珠子的太陽。我們愛着一隻貓，一隻小鳥。我們愛着一切的人。我們像一羣不自私的孩子去領取生活的賜與。我們整日盡興地笑樂。我們也希望別人能夠笑樂。我們從不曾傷害過別的人。然而一個黑影來掩蓋了我們的靈魂。於是憂鬱在我們的心上產生了。這黑影漸漸的擴大起來，跟着牠就來了種種的事情。一個打擊之上又加上第二個。眼淚，呻吟，叫號，掙扎，最後是悲劇的結局。一個一個的青年。的生命陸續地橫遭摧殘。有的離開了這世界留下一些悲痛的回憶給別的人。有的就被打落在泥坑裏面不能自拔……

呵，我怎麼做了一個這麼長久的夢！我應該醒了。我果然能夠擺脫那一切而醒起來麼？那許多的生命，那許多被我愛過的生命，在我的心上刻劃了那麼深的迹印。

我能夠把他們完全忘掉麼？

我把這一切已經埋葬了這麼多的年代，爲什麼到現在還會有這樣長的夢？這樣痛苦的夢？甚至使我到今天還提筆來寫「春」

過去，回憶，這一切把我縛得太緊了，把我壓得太苦了。難道我就永遠不能夠擺脫牠而昂然地，無牽掛地去走我自己的路麼？

我的夢醒了。這應該是最後的一次了。我要擺脫掉那一切絆住我的腳的東西。我要擺脫掉一切的回憶。我要把牠們全都埋葬在一個更深的墳墓裏，我要忘掉那過去的一切。

不管這是不是可能的，但我既已開始了我的路程，我既已和那一切掙扎了這許多年代，我仍舊要繼續掙扎下去。在永久的掙扎中活下去，這究竟是度過生活的美麗的方法。

最初的回憶

「這孩子本來是給你的弟婦的，因為怕她不會好好待他，所以如今送給你。」這是母親在她的夢裏聽見的「送子娘娘」的說話，每當晴明的午後母親在她的房間朝南的屋子裏做着針綫時，她常常對着我們弟兄姊妹（或者還有女傭在場）敘說這個奇怪的夢。

「第二天就把你生下來了。」

母親說着這話時，抬起她的圓圓臉，用那愛憐橫溢的眼光看我，我那時站在她的身邊。

「却想不到是一個這樣淘氣的孩子！」

母親微微一笑，我們也都微笑。

母親是愛我的。雖然她有時候笑着說我是淘氣的孩子，可是她從沒有罵過我。她使我在溫柔和平的空氣裏度過了我的幼年時代。

一張溫和的圓圓臉，被刨花水泯得光滑的頭髮，常常帶着微笑的嘴。淡青色湖縐滾寬邊的大袖短襖，沒有領。

我每次回溯到我的最遠的過去，我的頭腦裏就浮現了母親的面顏。

我的最初的回憶是不能夠和母親分離開的。我尤其不能夠忘掉的是母親的溫柔的聲音。

四五歲光景我跟母親從成都到了廣元縣，這地方靠近陝西，父親在那里做縣官。

在我的模糊的記憶裏，『廣元』兩個字比較顯明地時時現了出來。

衙門，很大一個地方，進去是一大塊空地，兩旁是監牢，大堂，二堂，三堂，四堂，還有

草地，還有稀疏的桑林，算起來總有六七進。

我們的住房是在三堂裏面。

最初我跟着母親睡，睡在母親的那間大的架子床上。熱天床架上掛着羅紋帳子或麻布帳子，冷天掛着白布帳子。帳子外面有一點燈光在抖動，這是從方桌上的一盞清油燈裏發出來的。

清油燈，長的頸項，圓的燈盤，黯淡的燈光，有時候燈草上結了黑的燈花，必剝必剝地燃着。

但是我躺在被窩裏，我並不害怕。我常常睜起眼睛，看着母親的和平的睡臉。我想着母親這兩個字的意義。

白天，我們進書房去讀書，地方是在二堂旁邊。窗外是一個小小的花園。

先生是一個溫和的中年人，永遠對着我們擺起那一付和善的面孔。他會繪地

圖，他還會繪鉛筆畫。他有着彩色的鉛筆，這是我羨慕的。

學生是我的兩個哥哥，兩個姊姊和我。

一個老書僮服侍我們。這人名叫賈福，六十歲的年紀，頭髮已經白了。

在書房裏我早晨認幾十個字，下午讀幾頁書，每天很早就放學出來。三哥和我一樣，他比我只大一歲多。

賈福把我們送到母親的房裏。我們給母親行了禮。她給我們吃一點糖菓。我們在母親的房裏玩了一會兒。

『香兒，』三哥開始叫起來。

我也叫着這個丫頭的名字。

一個十二三歲的瓜子臉的女子跑了進來，露着一臉的笑容。

『陪我們到四堂後面去玩！』

她高興地發笑了。

「香兒，你小心照應他們！」母親這樣吩咐。

「是，」她應了一聲，就帶着我們出去了。

我們穿過後房的門出去。

我們走下石階，就往草地上跑。

草地的兩邊種了幾排桑樹，中間露出一條寬的過道。

桑葉是肥大的，綠陰陰的。

兩三隻花雞在過道中間跑。

「我們快來拾桑葉！」

香兒的臉上放了光，她牽着我的手就往桑樹下面跑。

馥郁的桑葚的甜香馬上撲進我的鼻裏。

「好香呀！」

滿地都是桑葚，深紫色的菓子，有許多碎了，是跌碎了的，是被雞的腳爪踏壞了的，是被雞的嘴壳啄破了的。

到處是鮮艷的深紫色的汁水。

我們兜起衣襟，躬着腰去拾桑葚。

『真可惜！』香兒一面說，就揀了幾顆完好的桑葚往口裏送。

我們也吃幾顆。

我看見香兒的嘴唇染得紅紅的，她還在吃。

三哥的嘴唇也是紅紅的，我的兩手也是。

『看你們的嘴！』

✓香兒撲嗤笑起來。她摸出手帕給我們揩了嘴。

『手也是。』

✓她又給我們揩了手。

「你自己看不見你的嘴？」三哥望着她的嘴笑。
在後面四堂裏雞叫了。

「我們快去拾雞蛋！」

香兒連忙揩拭了她的嘴，就牽起我們往裏面跑。

我們把滿兜的桑葚都傾在地上了。

我們跑過一個大的乾草堆。

草地上，一隻麻花雞伸長了頸子得意地在那里一面走，一面叫。

我們追過去。

這隻雞驚叫地撲着翅膀跳開了。別的雞也往四面跑。

「我們看哪一個先找着雞蛋？」

香兒這樣提議。結果總是她找着了那個雞蛋。

有時候我也會找着的，因為我很知道平時雞愛在什麼地方生蛋。

香兒雖然比我聰明，可是對於雞的事情我知道的就不見得比她少。

雞是我的伴侶，不，牠們是我的軍隊。

雞的兵營就在三堂後面。

這草地上兩邊都有石階，階上有房屋，階下就種着桑樹。

左邊的一排平房，大半是平日放舊家具的地方。最末的一個空敞的房間就做了雞房，裏面放了好幾隻雞籠。

雞的數目是二十幾隻，我給牠們都起了名字。

大花雞，這是最肥的一隻，松綠色的羽毛上加了不少的白點。

鳳頭雞，這隻雞有着灰色的羽毛，黑的斑點，頭上多一撮毛。

麻花雞，是一隻有着黑黃的小斑點的雞。

小鳳頭雞比鳳頭雞身子要小一點，除了頭上多一撮毛外，和普通的母雞就沒

有一點分別。

烏骨雞，牠連腳，連嘴壳，都是烏黑的。

還有黑雞，白雞，小花雞，……各種各類的名稱。

每天早晨一起床，洗了臉，我就叫香兒陪我到後面雞房那里去。

香兒給我把雞房的門打開了。

我們揭起了每一隻雞籠。我把一隻一隻的雞依着次序點了名。

『去吧，好好地去玩！』

我們撒了幾把米在地上，讓牠們來圍着吃。

我便走了，進書房去了。

下午我很早就放學出來，三哥有時候要比較遲一點纔放學。

我一個人偷偷跑到四堂後面去。

我睡在那高高的乾草堆上。乾草是溫暖的，我就覺得是睡在床上。

溫和的陽光愛撫着我的臉，就像母親的手在撫摩。

我半睜開眼睛，望着雞羣在下面草地上嬉戲。

周圍是很靜寂的，沒有人來驚擾我。

『大花雞，不要叫！再叫給別人聽見了，會把雞蛋給你拿走的。』

那隻大花雞得意地在草地踱着，高聲叫起來。我叫牠不要嚷，沒有用。

我只得從草堆上爬下來，去拾了雞蛋揣在懷裏。大花雞愛在草窠裏生蛋，所以

我很容易地就找着了。

雞蛋還是熱烘烘的，上面黏着一點雞毛。

是一個很可愛的大的雞蛋。

或者小鳳頭雞被麻花雞在翅膀上啄了一下就跑開了。我便吩咐牠

『不要跑呀！喂，小鳳頭雞，你怕麻花雞做什麼？』

有時候我和三哥在一起，我們就想出種種方法來指揮雞羣遊戲。

我們永遠不會覺得寂寞的。

傍晚吃了午飯過後，（我們就叫這做午飯，）我等着天快要黑了時就和三哥一起，叫香兒陪伴着，去把雞一一趕進了雞房，把牠們全都照應進了雞籠。

我又點一次名，看見不曾少掉一隻雞，這纔放了心。

有一天傍晚點名的時候，我忽然發見少了一隻雞。

我着急起來，要往四堂後面去找。

『太太今天吩咐何師傅捉去殺掉了。』

香兒望着我竊笑。

『殺掉了？』

『你今天下午沒有吃過雞肉嗎？』

不錯，我吃過那一碗紅燒雞，味道很不錯。

我沒有話說了。心裏却有些不舒服。

過了三四天，那隻黑雞又不見了。

點名的時候，我望着香兒的笑臉，我氣得流出眼淚來。

「都是你的錯！你壞得很！他們來捉雞去殺，你曉得，你爲什麼不告訴我？」

我捏起小拳頭要打香兒。

「你不要打我，我下次告訴你，就是了。」

香兒笑着向我告饒。

然而那隻可愛的黑雞的影子我再也看不見了。

又過了好幾天，我已經忘掉了那黑雞的事情。

一個早上，我從書房裏放學出來。

我走過那石欄杆圍着的長廊，在那拐門裏遇見了香兒。

「四少爺，我正在等你！」

「什麼事情？」

我看見她那種着急的神氣，知道有什麼大事情發生了。

「太太又叫何師傅殺雞了。」

她拉着我的手往裏面走。

「哪一隻雞快說。」

我圓睜着一對小眼睛看她。

「就是那隻大花雞。」

大花雞，那隻最肥的，松綠色的羽毛上生長着不少白色斑點。我最愛牠！我馬上掙脫香兒的手，就拚命往裏面跑。

我一口氣跑進了母親的房裏。

我滿頭是汗，我還在喘氣。

母親坐在床邊椅子上。我就把上半身壓着她的膝頭。

「媽媽，你不要殺我的雞！那隻大花雞是我的！我不准人家殺牠！」

我拉着母親的手哀求着。

「我說是什麼大的事情！你這樣着急地跑進來！原來是爲着一隻雞。」
母親溫和地笑起來，摸出手巾給我揩額上的汗。

「殺一隻雞，值得這樣着急嗎？今天下午做了菜，大家都有吃的。」

「我不吃，媽媽，我要那隻大花雞，我不准人殺牠。那隻大花雞，我最愛的……」
我急得哭了出來。

母親笑了。她用溫和的眼光看我。

「痴兒，這也值得你哭？好，你叫香兒陪着你到廚房裏去，叫何廚子把那隻雞放了，由你另外揀一隻雞來殺。」

「那些雞都是我喜歡的。隨便哪一隻雞我都要，我不准人家殺。」
我依舊拉着母親的手，用哭聲說話。

「那却不行，你爹爹吩咐要殺的。你快去，晚了，恐怕那隻雞已經給何廚子殺掉。」

了。」

提起那隻大花雞，我忘掉了一切。我馬上拉起香兒的手跑出了母親的房間。我們氣咻咻地跑進了廚房。

何廚子正把手裏拿着的大花雞往地上一擲。

「完了，殺掉了。」

香兒嘆口氣，就呆呆地站住了。

大花雞在地上撲翅膀。慢慢地移動。松綠色的羽毛上染了幾團血。

我跑到牠的面前，叫了一聲『大花雞。』

牠閉着眼睛，垂着頭，在那里亂撲。身子在骯髒的土地上擦摩着。頸項上現了一個大的傷口，血正從那裏面滴出來。

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一幕死的掙扎。

我不敢伸手去挨牠，我只顧恐怖地看着。

別人在旁邊笑起來。

「四少爺，你哭你的大花雞呀！」

這是何廚子的帶笑的聲音。

他這兇手！他親手殺了我的大花雞。

我氣得身子發抖。我的眼睛也模糊了。

我一回頭就拔步跑，我不顧香兒在後面喚我。

我跑進母親的房裏就把頭靠在她的懷中放聲大哭起來。

「媽媽，你把我的大花雞還給我……」

母親溫柔地勸慰我，她稱我做痴兒。

爲了這事我被人嘲笑了好些時候。

這天午飯時桌子上果然添了兩樣雞肉做的菜。

我看着那一個盤子和那一個菜碗，我就想起了大花雞平日得意地叫着的姿

我始終不會在那盤子和菜碗裏下過一次筷子。

晚上楊嫂安慰我說，雞被殺了，就可以投生去做人。

她又告訴過我，那隻雞一定可以投生去做人，因為殺雞的時候，袁嫂在廚房裏

唸過了『往生咒』。

我並不相信這個女傭的話，因為那是離現實太遠了，我看不見。

『爲什麼做了雞，就該被人殺死來做菜吃？』

我這樣問母親，得不着回答。

我這樣問先生，也得不着回答。

問別的人，也得不着回答。

別人認爲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却始終不懂得。

對於別人，雞不過是一隻家禽。對於我，牠却是我的伴侶，我的軍隊。我認識牠們，

就像認識別的人。

然而我的一個最好的兵士就這樣地消滅了，

從此我對於雞的事情，對於這爲了給人類做食物而生活着的雞的事情，就失掉了興味。

不過我還在照料那些剩餘的雞，讓牠們次第做了菜碗裏的犧牲品。
鳳頭雞也不能夠是例外的一個。

在女傭裏面，除了香兒常常陪着我們玩耍外，還有一個楊嫂也負着照應我們的責任。

高個兒身材，長的臉，大的眼睛，年紀三十幾歲，一雙小腳。
我們很喜歡她。

她記得許多神仙和妖精的故事。晚上我和三哥常常找個機會躲在她的房裏

裏，逼着她給我們講故事。

香兒也來參加，她對這事情也是很歡喜的。

楊嫂是很有口才的。她的故事比什麼都好聽。

聽完了故事，我們說害怕，就要她把我們送回到母親房裏去。

夜間，桑樹葉一簇一簇的遮住了天。周圍很陰暗。草地上常常有聲音。

我們幾個人的脚步在石階上走得很響。

楊嫂手裏捏着油紙捻子，火光在晃動。

回到母親房裏。玩一會兒，楊嫂就服侍我在母親的床上睡下了。

三哥跟着大哥去睡。

楊嫂喜歡喝酒，她年年都要泡桑葚酒。

桑葚熟透了的時候，草地上佈滿了那紫色的菓實。

我和三哥，還有香兒，我們常常去拾桑葚。

熱透了的桑葚，那甜香真正叫人喉嚨癢。

我們一面拾，一面吃，每次拾了滿衣兜的桑葚。

『這樣多，這樣好！』

我們每次把楊嫂叫到她的房裏去，把一堆堆的深紫色的桑葚指給她看時，她總要做出驚喜的樣子說話。

她揀幾顆放在鼻子上聞，然後就放進了嘴裏。

我們四個人圍着桌子吃桑葚。

我們的手上都染了桑葚汁，染得紅紅的，嘴也是。

『夠了，不准再吃了。』

她撩起衣襟揩拭了嘴唇，便去把立櫃門開了，拿出一個酒瓶來。

她把桑葚塞進一個瓶裏，一個瓶容不下，她又去取了第二個，第三個。

每個瓶裏盛着大半瓶白色的酒。

「憶江南

（懷戀）

南唐李後主

多少恨

昨夜夢魂中

還似舊時遊上苑

車如流水馬如龍

花月正春風」

從母親那里我學到了這歌兒似的叫做「詞」的東西。

母親剪了些白紙頭訂成好幾本小冊子。

我的兩個姐姐各有一本。後來我和三哥每個人也有了這樣的一本小冊子。

母親差不多每天要在那小冊子上面寫下一首詞。是依着順序從白香詞譜裏抄錄來的。

是母親親手寫的娟秀的小字，很整齊的排列着。

晚上在方桌前面，清油燈光下，我和三哥靠了母親站着，手裏捧了小冊。

母親用溫柔的聲音給我們讀着小冊上面寫的字。

這是我們的幼年時代的唯一的音樂。

我們跟了母親讀着每一個字，直到我們可以把一些字連接起來讀成一句爲

止。

於是母親給我們拿出那根牛骨製的印圈點的東西和一盒印泥來。

我們弟兄兩個就跪在方凳上面，專心地給讀過的那首詞加上了圈點。

第二個晚上我們又在母親的面前溫習那首詞，直到我們能夠把牠背誦出來。

我們從沒有一個時候覺得讀書是一件苦的事情。

但不到幾個月母親就生了我的第二個妹妹。

我們的小冊子裏有兩個多月不曾添上了新的詞。

而且從那時候起我就和三哥同睡在一張床上，在另一個房間裏面。

楊嫂把她的床鋪搬到我們的房間裏來。她陪伴我們，她照料我們。

這第二個妹妹，我們叫她做十妹。她出世的時候，我在夢裏，我完全不知道。

早晨我睜起眼睛，陽光已經照在床上。

母親頭上束了一根帕子，她望着我微笑。

旁邊突然起了初生兒的啼聲。

楊嫂也望着我微笑。

我心裏起了一種莫明其妙的感覺。

這是我睡在母親的床上的最後一天了。

秋天，天氣漸漸涼起來。

我們恢復了讀詞的事。

每晚上，二更鐘一響，我們就闔了那小冊。

『叫楊嫂領你們去睡罷。』

母親溫和地撫摩我們的頭髮。

我們和母親道了晚安，帶着疲倦的眼睛，走出去。

『楊嫂，我們要睡了。』

常常是三哥先叫喚。

『來了！』

這溫和的應聲過後，楊嫂的高個兒身材就出現在我們的眼前。

她拿手牽起我們，一隻手牽一個。

她的手比起媽媽的來，要粗糙得多。

我們走過了堂屋，穿過大哥的房間。

有時候我們也從母親的後房後面走。

進了我們的房間，房裏有兩張床：一張是我和三哥睡的，一張是楊嫂一個人睡的。

楊嫂愛清潔。所以她把房間和床鋪都收拾得很乾淨。

她不許我們在地板上亂吐痰，她不許我們在床上翻筋斗。她還不許我們做別的一些事情。但我們並不恨他，我們喜歡她。

臨睡時，她叫我們站在旁邊，等她把被褥鋪好。

她給我們脫了衣服，把我們送進了被窩裏。

『你不要就走開！給我們講一個故事！』

她正要放下帳子，我們就齊聲叫起來。

她果然就在床沿上坐下來，開始給我們講故事。

有時候我們要聽完了一個滿意的故事纔肯睡覺。

有時候我們就在她敘述的當兒閉了那疲倦的眼睛，完全不知道她在說些什

魔。

什麼神仙，劍俠，妖精，公子，小姐……我們都不去管牠了。生活是這樣和平的。

沒有眼淚，沒有悲哀，沒有憤怒。有的只是平靜的喜悅。

剛剛翻過了冬天。情形又改變了。

晚上我們照例把那本小冊闖起來交給母親。

外面響着二更的鑼。

『叫你二姊領你們去睡罷。楊嫂病了。』

母親親自把我們送到房間裏。二姊牽着三哥的手，我的手是母親牽着的。母親照料着二姊把我們安置在被窩裏，又囑咐我們好好地睡覺。

母親走了以後，我們兩個睜起眼睛望着帳頂，過後又把臉掉過來對望着。

二姊在另一張床上咳了幾聲嗽。

了。
她代替楊嫂來陪伴我們。她就睡在楊嫂的床上，不過被褥帳子已經通統換過

我們不能夠閉眼睛，因為我們想起了楊嫂。

三堂後邊，右邊石階上的一排平房裏面，第四個房間，沒有地板，低低的瓦清油燈放在一張破方桌上面……

那是楊嫂從前住過的房間。

她如今病着，回到那里去了，就躺在她那床上。

外面石階下是禿了的桑樹。

從我們這房屋，推開靠裏的一扇窗戶望，可以看見楊嫂的房間。

那里是很冷靜的，很寂寞的。

除了她這個病人外，就只有袁嫂睡在那房間裏。可是袁嫂事情多，睡得比較遲。這晚上雖然有二姊在那里陪伴我們，我却突然地覺得寂寞起來了。

以後也就沒有再看見楊嫂。

我們只知道楊嫂依舊病着，雖然常常有醫生來給她看病，她的病狀還是沒有起色。

二姊把我們照料得很好。她晚上也會給我們講故事。並且還有香兒給她幫忙。我們就漸漸地把楊嫂忘記了。

『我們去看楊嫂去！』

一天下午剛剛從書房裏出來，三哥忽然把我的衣襟拉一下，低聲和我說話。『好！』我毫不遲疑地點了點頭。

我們跑進三堂，很快地就到了右邊石階上的第四個房間。沒有別人看見我們。

我們推開那掩着的門，進去了。

陰暗的房間，沒有一點聲音。只有觸鼻的臭氣。在那一張矮床上，藍布被子放下

了半幅。一幅舊棉被蓋着楊嫂的下半身，她睡着。

床面前一個竹凳上面放着一碗濃黑的藥汁，已經沒有熱氣。

我們畏怯地走到了床前。

紙一樣白的臉。一頭飄蓬的亂髮。眼睛閉着。嘴微微張開在出氣，嘴邊留着一圈黃色的痕迹。一隻手從被裏垂下來，一隻又黃又瘦的手。

我開始疑惑起來。我有點不相信這個婦人就是楊嫂。

我想起那一張笑臉，我想起那一張講故事的嘴，我想起大堆的桑葚和一瓶一瓶的桑葚酒。

我彷彿在做夢。我又感到了哭泣的心情。

『楊嫂，楊嫂。』兄弟兩個齊聲叫喊。

她的鼻裏發出一個細微的聲音。她的那隻垂下來的手慢慢兒動了。

身子也微微動着。嘴裏發出一個含糊的聲音。

眼睛睜開了，閉了，又睜開得更這一點。她的眼光落在我們兩個的臉上。

她的嘴唇微微動了一下，好像要笑。

『楊嫂，我們來看你。』

三哥先說，我便接着說。

她勉強微笑了，慢慢兒舉起手去撫摩三哥的頭。

『你們來了，你們還記望着我嗎？……你們好吧？……現在有什麼人在照應你們？』

聲音是多麼微弱無力，就像嘆息聲。

『二姊在照應我們。媽媽也時常來照應我們。』

三哥的聲音裏似乎淌出了眼淚。

『好。我放心了。……我真真正記着你們，我天天，我時時刻刻都在想你們。……我

怕你們離了我就會覺得不方便……』

她說話有些吃力，那兩隻失神的眼珠不住地在我們弟兄的臉上轉。

眼光還是像從前那樣地和善，可是又多了一些別的東西。

她這樣看人，真要把我的眼淚也勾引出來了。

我愛憐地一把抓住了她的手，這隻手是冷冰冰的。

她把眼光完全定在我的臉上。

「你你近來不頑皮嗎？……你還記得我。我這病不要緊，過幾天就會好。」

我想不出一句話來說，却把眼淚滴在她的手上。

「你哭了！你的心腸真好。不要哭，我這病就會好的。」

她撫摩着我的頭。

「你不要哭，我又不是一隻鷄呀！」

她還記着那大花鷄的事情，拿來和我開玩笑。

我微微笑了一下，心裏却只想哭。

『你們看，我的記性真壞！這碗藥恐怕又冷了。我却忘記了喝牠。』

她把眼光向外面一轉，瞥見了那竹凳上的藥碗，便把眉頭一皺，說着話就要撐起身子來拿那藥碗。

『你不要起來，不要動，等我來端給你。』

三哥搶着先把藥碗捧在手裏。

『冷了喝不得。我拿去叫人給你弄熱。』

三哥說着就往外面走。

『你不要去，三少爺，你給我端回來。冷了喝下去是一樣的。常常去驚動別人，家會怪我花樣多。』

她費力撐起身子，掙紅了臉，着急地阻止着三哥。

三哥把藥碗捧了回來，潑出了一些藥汁在地上。

她一把奪過了藥碗，把臉俯在藥碗上面，大口地喝着。

聽見那大的響聲，我就彷彿看見藥汁怎樣通過她的喉管，流進了她的肚裏。
她抬起頭來，把空碗遞給了三哥。

她的臉上還帶着紅色。

她用手在嘴上一抹，抹去了嘴邊的藥渣，就頹然地倒下去，長嘆一聲，好像已經用盡了氣力。

她閉上眼睛，不再睜開看我們一眼。鼻裏發出了低微的吼聲。

她的臉漸漸地在褪色。

我們默默地站了半晌。

房間裏一秒鐘一秒鐘地變得陰暗起來。

我的臉對着三哥的臉，那眼光好像帶了恐怖地在問；

『怎麼辦？』

沒有回答。

『三少爺，四少爺，四少爺，三少爺！』

在外面遠遠地，香兒用了那帶點調皮的聲音叫起來。

『走吧。』

我連忙去拉三哥的衣襟。

在石階上我們被香兒看見了。

『你們偷偷跑到楊大娘的房間裏去過了。我要去告訴太太。』

香兒走過來，見面就說出這種話。她的臉上現了得意的笑。

『太太吩咐過我，不要帶你們去看楊大娘。』

『你真壞！不准你向太太多嘴！我們不怕！』

香兒果然把這事情告訴了母親。

母親並沒有責罵我們，她只說我們以後不可以再到楊嫂的房間裏去。不過她

却沒有說出理由來。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像水流一般地快。

然而楊嫂的病，不但會好，反而一天天地加重了。

我們經過三堂後面那條寬的過道，往四堂裏去的時候，常常聽見楊嫂的奇怪的呻吟聲。

聽說她不肯喝藥。

聽說她有時候還會發出撕裂人心的怪叫。

我不敢再走三堂後面經過。我怕聽她那種怪叫聲。

人一提起楊嫂，就馬上做出恐怖的、嚴肅的表情。

『天真正沒有眼睛：像楊嫂這樣的好人，怎麼生這樣的病！』

母親好幾次一面嘆氣，一面對衆人說着這樣的話。

但我却不知道楊嫂究竟生的是什麼病。

我只知道廣元縣沒有一個好醫生，因為大家都是這樣說。

又過了好幾天。

「四少爺，你快去看，楊大娘在吃蝨子！」

一個下午，我比三哥先放學出來，在拐門裏遇着香兒，她拉着我的膀子，對我做了一個驚奇的歪臉。

「我躲在門外看。她解開衣服捉蝨子，捉到一個就丟進嘴裏，咬一口。她接連丟了好幾個進去。她一面吃，一面笑，一面罵。她後來又脫了裹脚布放在嘴裏嚼。真髒！」
香兒極力在模倣楊嫂的那些樣子，她自己不覺得有一些兒殘酷。

「我不要看！」

我生氣地掙脫了香兒的手，就往母親的房裏跑。

蝨子，裹脚布，在我的頭腦裏和楊嫂連接起來。我想起楊嫂從前是很愛乾淨的。我不說一句話，就把頭放在母親的懷裏哭了。

母親費了好些功夫來安慰我。她一面含了眼淚對父親說：

『楊嫂的病不會好了。我們給她買一付好點的棺材罷。她服侍我們這幾年，很忠心。待三兒，四兒又是那樣好，就和自己親生的差不多！』

母親的話又把眼淚給我引出來了。

我第一次懂得死字的意思了。

可是楊嫂並不死，雖然醫生已經說那病是無法醫治的了。

她依舊活着，吃蝨子，嚼裏脚布，說胡話，怪叫。

於是每個人對這事情都失了興趣，沒有誰再到她的房門外去竊聽了。

一提起楊嫂吃蝨子……，大家都不高興地皺着眉頭。

『天呀！有什麼法子可以使她早些死掉，免得她受這活罪。』

大家都希望她馬上死，却找不到使她早死的方法。

一個堂勇提議拿毒藥給他吃，母親第一個就反對這提議。

但是楊嫂的存在却使得全個衙門都被一種憂鬱的空氣籠罩了。

息。

每個人聽見說楊嫂還沒有死，就馬上把臉陰沉下來，好像聽見一個不祥的消息。

許多人的好心都在希望着一個人死，這個人却是他們所愛的人。然而他們的希望終於實現了。

一個傍晚，我們一家人在吃午飯。

「楊大娘死了！」

香兒氣咻咻地跑進房來，開口就報告這一個好消息。

袁嫂跟着走進來證實了香兒的話。

楊嫂的死是毫無疑惑的了。

「謝天謝地！」

母親馬上把筷子放下。

全桌子的人都噓了一口長氣，就像長時期的憂慮被一陣風吹散了。

彷彿沒有一個人覺得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然而誰也無心吃飯了。

我最先注意到母親眼裏的淚珠。

健康的楊嫂的面影在我的眼前活潑地現出來。

我終於把飯碗推開，俯在桌子上面哭了。

我哭得很傷心，就像前次哭大花雞那樣。同時我想起了楊嫂的最後的話。

一個多月以後母親和我們談起了楊嫂的事情：

她是一個寡婦。她在我們家裏一共做了四年的女傭。臨死時她還不滿三十歲。

我所知道的關於她的事情就只是這一點兒。

她跟着我們從成都來，却不能夠跟着我們回成都去。

她沒有家。也沒有親人。

所以我們就把她葬在廣元縣。她的墳墓在什麼地方，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墳前有沒有石碑，或者碑上刻着什麼字。

『在陰間（鬼的世界）大概無所謂家鄉罷，不然楊嫂倒做了異鄉的鬼了。』
母親偶爾感嘆地對人這樣說。

在清明節和中元節，母親叫人帶了些紙錢到楊嫂的墳上去燒。
就這樣地，死在我的眼前第一次走過了。

我也喜歡讀書，因為我喜歡我們的教讀先生。

這個矮矮身材白面孔的中年人有種種的方法來獲取我們的敬愛。

『劉先生。』

早晨一走進書房，我們就給他行禮，望着他笑。

他帶笑地點着頭。

我和三哥同坐在一張條桌前面，一個人一個方凳子，我們是跪着的。

認方塊字，或者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

劉先生待我們是再好沒有的了。他從來沒有罵過我們一句，臉上永遠帶着溫和的微笑。

母親曾經叫賈福傳過話請劉先生不客氣地嚴厲管教我們。

但是我却從不知道嚴厲是什麼一回事。我背書背誦不出，劉先生就叫我慢慢兒重讀。我願意什麼時候放學，我就在什麼時候出去，三哥也是。

因為這緣故我們就更喜歡書房。

而且在滿是陽光的溫暖的書房裏，看着大哥和兩個姊姊用功地讀書的樣子，看着先生的溫和的笑臉，看着賈福的和氣的笑臉，我覺得很高興。

先生常常在給父親繪地圖。

我不知道地圖是什麼東西，拿來做什麼用。

可是在一張厚厚的白紙上面繪出了許多條纖細的黑線，又填上了各種的顏

色，究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還有許多奇怪的東西，如現今人們所稱爲圓規之類的，繪了又擦掉，擦了又再繪。那種俯着頭專心用功的樣子。

「劉先生也很辛苦呵！」

我時時偷眼去望先生，不禁這樣想起來。

有時候我和三哥放了學，還回到書房去看先生繪地圖。

劉先生忽然把地圖以及別的新奇的東西收拾了，就笑嘻嘻地對我們說：

「我今晚上給你們畫一個娃娃。」

這娃娃就是人物圖的意思。

自然我們的心是不能夠等到晚上的，我們就逼着他馬上繪給我們看。

如果這一天大哥和二姊三姊的功課弄得很好，先生比較有多的時間，那麼不

必要我們多次請求，他便答應了。

他拿過那一本大本的線裝書，大概就是字課圖說罷，隨便翻開一頁，就把一方裁小了的白紙蒙在那上面，用鉛筆繪出了一個人，或者還有一兩間房屋，或是還有別的東西。然後他拿彩色鉛筆來塗上了顏色。

『這張給你！』

或者我，或者三哥，接到了這張圖畫：臉上總要露出捺不住的十分滿意的笑容。我們非常歡喜這樣的圖畫。因了這些圖畫我們更喜歡劉先生。

一張一張地增加着，我的一個小木匣子裏面已經積了好幾十張圖畫了。

做了一個缺少着玩具的孩子，所以我把這些圖畫當作珍寶。

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要把這些圖畫翻看好一會兒。

紅的綠的顏色，人和狗和房屋……牠們在我的頭腦裏活動起來。

但這些畫還不能夠使我滿足。我夢想着那一張更大的畫：有獅子，有老虎，有豹

子，有豺狼，有山，有洞……

這畫我似乎在字課圖說，或者別的書裏面看見過。先生却不肯繪出來給我們。有幾個晚上我們也跑到書房裏去逼着先生要圖畫。大哥一個人在書房裏讀夜書，他大概覺得很寂寞罷。我們看着先生繪畫，或者填顏色。

忽然牆外面起了長的吹哨聲，在這靜夜裏尖銳地響着。先生停了筆傾聽着。

「在夜裏還要跑多遠的路呀！」

先生似乎也憐憫那個送鷄毛文書的人。

「他現在又要換馬了！」

於是低微的馬蹄聲去遠了。

那時候緊要的信函公文都是專差送達的。他到一個驛站就要換一次馬，還有別的預備，所以老遠就吹起哨子來。

一個下午先生費了兩三天的功夫把我渴望了許久的那張有山有洞有獅子有老虎的圖畫繪成功了。

我進書房去的時候，正看見三哥捧了那張畫在快活地微笑。

「你看，先生給我的。」

這誇耀使得我的眼淚因妬忌而要流出來了。

這是一張多麼可愛的畫，而且我早就夢見先生繪出來給了我的。

但是我來遲了一步，牠已經在三哥的手裏了。

「先生，我要！」

我紅着臉，直跑到劉先生的面前。

「過幾天我再畫一張給你。」

「不行，我就要！我非要牠不可！」

我馬上就哭出來，任是先生怎樣勸慰，都沒有用。

同時我的哭也沒有用。先生不能夠馬上就繪出同樣的一張畫。

於是我恨起先生來了。我開口罵他做壞人。

先生沒有生氣，他依舊笑嘻嘻地給我解釋。

然而三哥進去告訴了母親。大哥和二姊把我半拖半抱地弄進母親的房裏。

母親擺出嚴肅的面孔說了幾句責備的話。

我止了淚，抽泣地聽着。我從來就聽從母親的吩咐。

最後母親叫我跟着賈福到書房裏去，向先生賠禮，並且她要賈福去傳話叫我打我。

我抽泣地讓賈福牽着我的手重進了書房。

但是我並沒有向先生賠禮，而先生也不會打我一下。

反而先生讓我坐在方凳上，他俯着身子給我繫好那散了的鞋帶。

這晚上睡覺的時候我在枕頭邊拿出那個木匣子，把裏面所有的圖畫翻看了

一遍，就慷慨地通統送給了三哥。

「真的，你自己一張也不要？」

三哥驚喜地望着我，有點兒莫明其妙。

「我都不！我沒有留戀地回答他。

在那時候我確實有着「不完全，則甯無」的思想。
從這一天起，我們就再也沒有問先生要過圖畫了。

春天。萌芽的春天。到處撒布着生命的春天。
嫩綠的春天。

一天一天地我看見桑樹上發了新芽，生了綠葉。

母親在本地蠶桑局裏選了六張好種子。

每一張皮紙上面佈滿了芝麻般大小的淡黃色的蠶卵。

以後母親再攤開紙來看時，大部分的蠶卵，都陸續變成了極小的蠶兒。使人充滿了好奇的愉快的蠶兒的蠕動。那樣小的東西！但是蠶兒一天天地大起來。

使人充滿了更驚奇的喜悅的那麼迅速的繁殖。

家裏的人爲了養蠶這事情忙碌着。

大的簸箕裏面佈滿了桑葉，許多根兩寸長的蠶子在上面爬着。

大家又忙着摘桑葉。

這樣的簸箕一個一個地增加着，就佔據了三堂後面左邊的兩間平房。這平房離我們的房間最近。

每晚上夜深或是母親或是二姊，三姊，或是袁嫂，總有一次要經過我們房間的後門到蠶房去添加桑葉。常常是香兒拿着煤油燈或洋燭。

有時候我沒有睡熟，就在床上看見煤油燈光，或者洋燭光。可是她們却以爲我

已經睡熟了，輕腳輕手地在走路。

有時候二更鐘沒有響過，她們就去加桑葉，我也跟着到蠶房去看。

淡綠色的蠶子在桑葉上面蠕動，一口一口地接連吃着桑葉。簸箕裏只是一片沙沙的聲音。

我看見她們用手去抓蠶子，就覺得心裏被人搔着似地發癢。

那一條一條的軟軟的東西。

她們一捧一捧地把蠶沙收集攏來。

對於母親，這蠶沙比將來的蠶絲還更有用。她養蠶大半是爲了要得蠶沙的緣故。

大哥很早就有個冷骨風的毛病，受了寒氣便要發出來，使他過着兩三天的痛苦生活。

「不曉得什麼緣故，果兒竟然得着了這種病症，時常使他受苦。」

母親常常爲大哥的病担心，見着人就問有什麼醫治這病的藥方，那時候在我們那里根本沒有西醫。但是女傭們的肚皮裏是有着種種奇怪的藥方的。

母親也相信她們，已經試過了不少的藥方，都沒有用。

後來她從一個姓薛的鄉紳太太那裏得到了一個藥方，就是把新鮮的蠶沙和着黃酒紅糖炒熱，包在發痛的地方，包幾次就可以把病治好了。

在這個大部分居民拿玉蜀黍粉當飯吃的廣元縣裏是買不到黃酒的。母親便請父親在合州去帶了一罈來預備着。

接着她就開始養蠶。

父親對於這事情並不贊成。母親曾經養過一次蠶，有一次忘記加了桑葉就使蠶子餓死了許多，後來稍疏忽了一點又被老鼠偷吃了許多蠶子去。她因此心裏非常難過，便發誓以後不再養蠶了。父親怕她再遇着這樣的事情。

但是不管父親怎樣勸阻她，不管那背誓的恐懼時時來壓迫她，她終於下了養

蠶的決心。

這一年大哥的病果然好了。我們不知道這是不是薛太太的藥方的效力。不過後來母親就和薛太太結拜了姊妹。

以後我看見蠶在像山那樣堆起來的一束一束的稻草莖上結了不少白的，黃的繭子。我有時也摘了幾個繭子來玩。

以後我看見人搬了絲車來，把繭子一捧一捧地放在鍋裏煮，一面就搖着絲車。以後我又看見堂勇們把蠶蛹用油煎炒了，拌着鹽和辣椒來吃，他們不絕口地稱讚味道的鮮美。

「做個蠶子命運也很悲慘呀！」

我有時候不覺這樣地想起來。

父親在這裡被人稱做「青天大老爺。」

他常常穿着奇怪的衣服坐在二堂上的公案前面審問案件。

下面兩旁站了幾個差役，手裏拿着竹子做的板子；有寬的，那是大板子；有窄的，那是小板子。

『大老爺坐堂！……』

下午，我聽見這一類的喊聲，知道父親要審問案子了，就找個機會跑到二堂上去，在公案旁邊站着看。

父親在上面問了許多話，我不知道他爲什麼要問這些。

被問的人跪在下面，一句一句地回答，有時候是一個人，有時候是好幾個人。

父親的臉色漸漸變了，聲音也變了。

『你胡說給我打！』

父親猛然把桌子一拍。

兩三個差役就去把那犯人按翻在地上，給他褪了褲子，露出屁股。一個人按住

他，別的人在旁邊等待着。

「給我先打一百小板子再說！他這混帳東西不肯說實話！」

「青天大老爺，小人冤枉呀！」

那人爬在地上殺豬也似地叫起來。

於是兩個差役拿了小板子左右兩邊打起來。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

「青天大老爺在上，小人真是冤枉呀！」

「胡說！你招不招？」

那犯人依舊哭喊着冤枉。

屁股由白而紅，又變成了紫色。

數到了一百，差役就停住了板子。

「稟大老爺，已經打到一百了。」

屁股上流出了血，肉開始在爛了。

『你招不招？』

『青天大老爺在上。小人無話可招呀！』

『你這東西真狡猾！不招，再打！』

於是差役又一五一十地下着板子，直到犯人招出實話爲止。

被打的人就被差役牽了起來，給大老爺叩頭，或者自己或者由差役代說：

『給大老爺謝恩。』

挨了打還要叩頭謝恩，這事情倒使我莫明其妙了。這道理我許久都想不出來。但我總覺得事情不應該是這樣。

坐堂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叫我擺起嚴肅的面孔說幾句『胡說招不招？再打！』的話，我無論如何沒有這種硬心腸。

打屁股差不多是構成坐堂的一個不可少的條件。父親坐在公案前面幾乎每

次都要說『給我拉下去打！』

有時候父親還使用了『跪抬盒』的刑罰：叫犯人跪在抬盒裏面，把他的兩隻手伸直穿進兩個槓杆眼裏，在腿灣裏再放上一根槓杆。有兩三次差役們還放了一盤鐵練在犯人的兩腿下面。

由黃變紅，由紅變青的犯人的臉色，從盤着辮子的頭髮上滴下來的汗珠，殺豬般的痛苦的叫喊……

犯人口裏依舊喊着『冤枉！』

父親的臉陰沉着，像有許多黑雲堆在他的臉上。

『放了他吧！』

我在心裏請求着，却不敢說出口。這時候我只有跑開了。

我把這個告訴了母親。

『媽，爲什麼爹在坐堂的時候就在家裏的時候完全不同呢？好像不是一個』

人！

在家裏的時候父親是很和善的，我不會看見他罵過誰。

母親溫和地笑了。

「你是小孩子，你不要多管閒事。你以後不要再去看爹爹坐堂。」

但是我並不聽從母親的話。因為我的確愛管閒事。而且母親也並不曾回答過我的問題。

「你以後問案，可以少用刑。人家究竟也是父母養的。我昨晚看見「跪抬盒」聽了犯人的叫聲心都緊了，一晚上沒有睡好覺。你不覺得心裏難過嗎？」

一個上午母親房裏沒有別的人的時候，我聽見母親溫和地對父親這樣說。

父親微微一笑。

「我何嘗願意多用刑？不過那般犯人實在太狡猾，你不用刑，他們就不肯招。況且刑罰又不是我想出來的，若是不用刑，又未免太沒有縣官的樣子！」

「恐怕也會有屈打成招的事情罷。」

父親沈吟了半晌。

「大概不會有的，我定罪時也很仔細。」

接着父親又堅決地說了一句：

「總之我決定不殺一個人就是了。」

父親的確沒有判過一個人的死罪。在他做縣官的兩年中間只發生了一件命案。這是一件謀財害命的案子，那犯人是一個漂亮的青年，他親手把一個同伴砍成了幾塊。

父親把案子懸着，不到多久他就辭職走了。所以那個青年的結局我就不知道了。

母親的話在父親的心上果然發生了影響。以後我就不曾看見父親再用跪抬盒的刑罰。

而且大堂外面兩邊的站籠裏也常常是空空的。雖然常常有幾個帶枷的犯人蹲踞在那里。

打小板子的事情也還是常有的。

有一次僕人們在門房裏推牌九，我在那里看了一會兒，後來回到母親房裏無意間說出來，被父親聽見了。

這時離新年還遠，所以父親去捉了賭，把骨牌拿來叫人拋在廁所裏。

父親馬上坐了堂，把幾個僕人抓來，連那個管監的劉升和何廚子都在內，他們平時對我非常好。

他們都跪在地上，向父親叩頭認錯，求饒。

『給我打，每個人打五十下再說！』

父親生氣地拍着桌子罵。

差役們都不肯動手，默默地看着彼此的臉。

『叫你們給我打！』

父親更生氣了。

差役大聲響應起來。但沒有人動手。

劉升們在下面繼續叩頭求饒。

父親又怒吼了一聲，就從簽筒裏抓了幾根簽擲下來。

這時候差役只得動手了。

結果每個人挨了二十下小板子，叩了頭謝恩走了。

對於這件事我覺得心裏很難過。

我馬上跑到門房裏去，許多人圍着那幾個挨了打的人，在用燒酒給他們揉傷處。

聽見了他們的呻吟聲，我不由得淌出眼淚來。我接連說了許多討好他們的話。他們對我依舊是和平時一樣地親切。他們沒有露出一點不滿意的樣子。

但是我心裏却很難過，因為我不敢對他們說出來是我害他們挨的打。

又有一次，我看見領十妹的奶媽挨了打。

那時十妹在出痘子，依着中醫的習慣連奶媽也不許吃那些叫做「發物」的食物。

不知道怎樣奶媽竟然看見新鮮的黃瓜而垂涎了。

做母親的女人的感覺究竟是比較銳敏得多。她可以在奶媽的嘴唇上嗅出了黃瓜的氣味。

一個晚上奶媽在自己的房裏吃飯，看見母親進來就突然顯出了慌張的樣子，把什麼東西往枕頭下面一塞。

母親很快地就走到床邊把枕頭掀開。

一個大碗裏面盛着半碗涼拌黃瓜。

母親的臉色馬上變了，就叫人去請了父親來。

於是父親叫人點了羊角燈，在夜裏坐了堂。

奶媽被拖到二堂上，跪在那里讓兩個差役拉着她的兩手，另一個差役隔着她的寬大的衣服用皮鞭敲打她的背。

一二三四五……

足足打了二十下。

她哭着謝了恩，還接連分辯說她初次做奶媽，不知道輕重，下次再不敢這樣做了。

她整整哭了一個晚上，自己責備着自己的貪嘴。

第二天早晨母親就叫了她的丈夫來領她去了。

這個年青的奶媽臨走時帶了一付非常悽慘的臉色。眼角上慢慢地滴下淚珠。我爲這個情景所感動而下淚了。

我過後問母親爲什麼要這樣殘酷地待她。

母親微微地嘆了一口氣。她不說別的話。

以後也沒有人提起這奶媽的下落。

母親常常爲這件事情而感到後悔。她說那一個晚上她忘掉了自己，做了一件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要做的事情。

我只看見母親發過這一次脾氣，平時母親待人是十分溫和的。

記得一天下午三哥爲了一點小事情擺起主人的架子把香兒痛罵一頓，還打了她幾下。

香兒去向母親哭訴了。

母親把三哥叫到她面前去，溫和地給他解釋：

『丫頭和女傭都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即使犯了錯過你也應該好好地對她們說，爲什麼動輒就打就罵？況且你年紀也不小了，更不應該罵人打人。我不願意讓你以後再這樣做！你要好好地牢記着。』

三哥羞慚地埋着頭，不敢說話。香兒快活地在旁邊竊笑。

三哥垂着頭慢慢兒往外面走。

『三兒，你不忙走！』

三哥又走到母親的面前。

『你還沒有回答我，你要聽從我的話你懂了嗎？你記得嗎？』

三哥遲疑了半晌纔回答說：

『我懂……我記得。』

『好，拿點雲片糕去。好好地叫香兒陪着你們去玩。』

母親站起來在連二櫃上放着的白磁缸裏取了兩疊雲片糕遞給我們。

我也懂母親的話，我也記得母親的話。

但是如今母親也做了這一件殘酷的事情。

我爲這事情有好幾天不快活。

在這時候我就已經感到世間有許多事情是安排得很不合理的了。

在宣統做皇帝的最後一年父親就辭了職回成都去了，雖然那地方有許多人挽留他。

在廣元的兩年間的生活我覺得還算是很愉快的，因為在這里每個人都愛我。這兩年裏我只挨過一次打，是母親打的。原因是祖父在成都做生日，這里敬神，我不肯叩頭。

母親用鞭子在旁邊威嚇我，也沒有用。

結果我吃了一頓打，哭了一場，但依舊沒有磕一個頭。這是我第一次被母親打。不知道怎樣從小孩時候起我對於一切的禮儀就起了盲目的憎厭，這種憎厭並且還是繼續發展下去的。

父親在廣元縣做了兩年的官，回到成都後就買了四十畝田。
別人說他是一個「清官」。

家庭的環境

我們回到成都又算換了一個新的環境，但是不久，革命就發生了。

對於革命我並不會感到什麼恐怖，只除了十月十八日兵變所給我的印象。

那些日子我依舊在書房裏讀書。一天天聽見教讀先生（他似乎姓龍，又好像姓鄧）用了激動的聲音敍說當時的川漢鐵路的風潮。

龍先生是個新黨，所以他站在人民一方面。自然他不敢公然說出反對滿清政府的話。不過對於被捕的七個請願代表他却表示着大的尊敬，而且他非常不喜歡當時的總督趙爾豐。

二叔和三叔從日本留學回來不過一兩年。他們的髮辮是在日本時剪掉了的。（我現在記不清楚，是兩個人的辮子都剪掉了，還只是其中的一個剪掉辮子）如

今就戴了假的辮子，有好些人暗地在竊笑他們，罵他們是革命黨。但是對於他們的沒有辮子的頭，我却起了大的羨慕。

我的頭腦後面垂着一根小小的硬辮子，用紅頭繩纏着，每天早晨要母親或女傭來梳。我覺得這是很討厭的事情。因此我很同情那些主張剪掉辮子的革命黨。

十月十八日是祖母的生忌，家裏的人忙着祭祀。

下午就聽說外面風聲不大好。

五點鐘光景父親他們正在堂屋裏磕頭。忽然一個僕人進來報告：外面發生了兵變，好幾個銀行和當舖都被搶了。我們二伯父的公館也遭了變兵的光顧。

後一個消息是不確實的，雖然二伯父的公館離我們這里很近，但在當時誰也失掉了辨別力，況且二伯父一家又是北門一帶的首富，很有被搶劫的可能。

於是堂屋裏起了一個小騷動，衆人就馬上四散了。各人回到房裏去想逃避的

方法。

父親和母親商量了片刻。於是一屋裏的人忙亂起來。

一個僕人幫忙着父親把地板撬開一塊，從立櫃裏取出十幾封銀圓放在地板下面。後來他們又放了好幾封銀圓在後花園的井裏。

又有人忙着搬梯子來把幾口紅皮箱放到屋頂樓板上，那里是藏東西的地方。

同時母親叫人僱了幾乘轎子來，把我們弟兄姊妹送到外祖母家裏去。大哥陪着父親留在家裏。

我和母親坐在一乘轎子裏面。母親抱着我。我不時偷偷拉起轎簾看外面的情形。

街上有些人在跑。好幾乘轎子迎面撞過來。沒有看見一個變兵。晚上我們都擁擠在外祖母房裏，大家都不說話。

外面起了槍聲，半個天空都染紅了。一個年青的舅父在窗下對我們說話。這些話都是很可怕的。

外祖母閉着眼睛唸佛。

後來附近一帶突然起了鬧聲。好像那個和這裡只隔兩三家的趙公館被變兵攻打進去了。

鬧聲，哭聲，槍聲，物件撞擊聲……響成了一片。

外祖母逼迫着母親逃走，母親不肯。大家爭論了片刻，母親就領着我們到了後面天井裏。外祖母一定不肯走，她說她唸佛吃素多年了，菩薩會保佑她的。

天是紅的。幾株枯樹上有烏鴉在叫。槍聲也聽得很清楚。

母親發出了幾聲絕望的叫喊。她還關心到外祖母，關心到父親。

舅父給我們搬了梯子來。垣牆並不高。一個女傭先爬到牆外去，然後母親，三哥，我都爬過去了。接着我的兩個姊姊也爬了過去。

牆外是一個菜園。我們在菜畦裏伏了好些時候，簡直顧不到寒冷了。

後來我們看見沒有什麼動靜，纔爬起來在那個管菜園的老太婆的茅棚裏坐了一夜。

那個老太婆親切地招待我們，還給我們弄熱茶來喝，使我們不感到一點兒不方便。

母親一晚上担心着家裏的情形。第二天上午外面比較平靜了，她就帶着我一個人先回家去。父親和大哥驚喜地迎接我們。他們沒有一點損傷。

父親告訴我們：昨晚半夜裏果然有十幾個變兵撬了大門進來。家裏已經有了準備。十幾個堂勇端起火藥槍在二門外的天井裏排列着，又加上三叔的兩個鏢客。（三叔剛在南充做了知縣回來。）變兵看見這里人多，便不敢動手，只說來借點路費。父親叫人拿了一封銀元出來送給他們，他們就走了。只損失了這一百圓。以後再也沒有變兵來糾纏了。

這一晚上在家裏就只有父親和大哥照料着。叔父和嬸娘們都避開了。彷彿祖父也到了別處去。

第二天十九日是母親和我的生日，但這時候我們已經忘掉了這事情。

從此我們就平平安安地過下去。地板下面的銀元自然取了出來。井裏的却不給誰拿去了，父親叫泥水匠來淘了兩次井，都沒有用。

趙爾豐被革命黨抓住殺頭的消息使龍先生非常高興，同時在我們的家裏生出了種種不同的影響。在以後許多天裏我們都聽見人們在談論趙爾豐怎樣被殺頭的事情。

共和革命算是成功了。

二叔三叔頭上的假辮子取了下來。再沒有人嘲笑他們的禿頭了。

在一個晴明的下午，僕人姜福（他不知從哪里剛學會了一點剪髮的手藝）

找了一把剪髮的刀子，把我和三哥的小辮子剪掉。我們覺得非常快活。

接着我們全家的男人都剪掉了辮子。僕人中有一兩個不肯剪的，却不留心在街上給警察強迫剪去了。

變動是很多的。

我們家裏開始做新的國旗。照例是父親管這些事情。他拿一大塊白洋布攤在方桌上，先用一個極大的碗，把墨汁塗了碗口，印了一個大圓形在布上，然後用一個杯子在大圓形周圍印了十八個小圈。在大圓形裏面寫了一個「漢」字，十八個小圈是代表當時的十八省。

我對於做國旗的事情也感到一點興味。但是不久中華民國成立，我們家裏又收起了牠，另外做了五色旗。

祖父因了革命感到大的悲哀。父親沒有表示過什麼意見。二叔斷送了他的四品的官。三叔却給自己起了個「亡國大夫」的筆名。大概因為他是個詩人的緣故。

罷。祖父也是個詩人。父親和二叔却不大做詩。

至於我們這一輩，雖然大半都是小孩子，但對於滿清政府的滅亡，却沒有一個會覺得不快活的。

滿清倒了。我們依舊在龍先生的教導下面讀書。但不久大哥就進了中學。

這些時候我在家裏的生活過得很愉快，但是兩年半以後，母親就永遠離開了我們。

母親死在民國三年七月的一個夜裏。

母親病了二十多天。她在病中是十分苦痛的。一直到最後的一天她還有着知覺，但是人已經不能夠動彈了。

我和三哥就住在隔壁的房間裏。每次我走到病床前去看她，她總要流眼淚。在我們弟兄姊妹中間，母親最愛我，然而我絲毫不能夠安慰她。

母親十分關心她的兒女。在她臨死前五天她叫大哥到一個姨母處去借了一對金手鐲來，她嫌樣子不好，過了兩天她又叫大哥拿去還了，另外在二伯母那里去借了一付來。這是爲大哥將來訂婚用的。她在那種痛苦的病痛中還想這些事情。

我和三哥都沒有看見母親死。那晚上因爲母親的病加重，父親很早就叫女傭照料我們睡了。等到第二天早晨我們醒來時，棺材已經進門了。

我眼裏含着淚，心裏想着我是母親最愛的孩子。

棺材放在簽押房裏。閉殮的時候，別人手裏執着紅綾預備放下去。許多人圍着棺材哭喊。我呆呆地望着母親的沒有血色的臉。我恨不能把以後數十年的眼光都用來在這時候飽看她。

紅綾終於放了下去，掩蓋了棺材，漆匠再用木釘把牠釘牢。幾個人就抬了棺蓋壓上去。

二姊和三姊不肯走開，她們傷心地哭着，把頭在棺材上面撞。

晚上睡覺的時候，我還聽見兩個姊姊在簽押房裏面哀哀地哭着。我不能夠閉上眼睛。我的眼淚也淌了出來。我憐憫我的兩個姊姊。我也憐憫我自己。

早晨我也會被她們的哭聲驚醒。我就在床上含了眼淚禱告着母親保佑我的兩個姊姊。

白天我常常望着簽押房裏靈帷前的母親的畫像。我心裏疑惑地想着這時候母親在什麼地方。

家祭的一夜我們三弟兄匍匐地跪在靈前蒲團上，聽着一個表哥誦讀父親替我們做好的一篇祭文。

『……吾母竟棄不孝等而長逝矣……不孝等今竟爲無母之人矣……』

那誦讀的聲音是很滑稽的，我雖然還是一個孩子，却也不想笑。我細嚼着這兩句話的滋味。我的眼淚滴在蒲團上了。

這以後的第二天靈柩就抬了出去，先寄殯在城外一個寺院裏面，後來安葬在

磨盤山。父親在一個墳墓裏做了兩個洞穴。左邊的一個是留給他自已用的。三年後他果然就進了那個洞穴。

靈柩抬出去以後，家裏的一切就恢復了原狀。母親房裏的陳設和母親在時並沒有兩樣，只多了壁上的一張母親的放大的半身照像。

常常我走進父親房間，看不見母親，彷彿還以為她是在後房裏，便溫和地叫了一聲『媽。』過後纔猛省着我的母親已經是另一個世界的人了。

我如今成了一個沒有母親的孩子。和有着母親的堂兄弟們比較起來，我深深地感到了沒有母親的孩子的悲哀。

也許是爲了填補這個缺陷的緣故罷，父親後來就爲我們討了一個更年青的母親來。

這個新母親待我們也很好。但是她却不能夠醫好我的心上的那個傷痕。她不能夠給我像那個死去的母親所給我的那麼多。我也不能夠像愛那個母親那樣地

愛她。

這不是她的錯，也不是我的錯。這只因為我們兩個以前本來是彼此不了解的陌生人。

母親死後四個多月，光景二姊也跟着死了。

二姊患的是所謂『女兒癆』的病。我們回到成都不久她就患了病。有一次她幾乎死掉，還是靠着四聖祠醫院的一個英國女醫生來救活了的。

因了醫好二姊的病，母親特別叫人買了刀叉做了西餐，請了四聖祠醫院的幾個『洋太太』到我們家裏來玩。這是我們第一次和西洋人接觸。她們會說中國話，曾經拉着我問了好些事情。我並不懼怕她們，我覺得她們也是很和氣的。

母親和那幾個英國女教士後來就做了朋友。她帶着我到她們的醫院裏去玩過幾次，也醫過病。她們也送了我們一些西洋點心和好幾本書籍。我很喜歡那本皮

面精裝的新舊約全書官話譯本。不過那時候我却沒有想到去讀牠的內容。

自從母親一死，二姊就沒有過着一天的好日子。大概是過分的悲痛壓倒了她，毀壞了她的全部健康。

她的身子一天天地瘦弱起來，臉上簡直沒有一點血色，面孔也是一天比一天地憔悴着。她常常提起母親就哭，我很少看見她笑過。

『媽，你要好好地保佑二姊呵！』我常常在暗中禱告着。

但是二姊的病依舊沒有起色。父親爲她請了許多名醫來診斷，都沒有用。父親是相信着中醫的。母親死後我們就和那幾個英國女教士斷絕了往來。

冬天一到，二姊便漸漸地睡倒下去了。誰看見她，都會嘆息地說：她瘦得真可憐。十一月底祖父的生日裏，我們家裏接連唱了三天戲。戲台在大廳上。大天井裏坐着幾十桌客。全家的人都快活地忙碌着。

二姊一個人病在房裏，聽見這些鬧聲，那心的寂寞一定是很難受的。晚上客人

散去了一大半，大廳上還在演戲。父親叫人把二姊扶了出來看。

二姊坐在一把籐椅上，不能夠動彈，只是用那失神的眼光茫然地望着戲台。我不知道她眼裏看見的是什麼景象。

臉瘦成了一個尖臉，沒有血色，嘴唇枯焦着。我的心爲愛，爲憐憫而痛楚了。

『我要進去，』二姊把頭略略一偏，做出不能忍耐的樣子低聲說。女傭便把她扶了進去。

三天後二姊就永遠閉了她的眼睛。她也是死在天明以前。那時候我在夢裏不能夠看見她的最後的一刻是怎樣過去的。

我那天早晨做了一個奇怪的夢。我到了一個墳場。地方很寬，長了一寸多深的草。中間立着一個不認識的人的墳墓。後面長了幾株參天的柏樹。時候彷彿是春天的早晨。陽光在樹梢上閃耀。墳邊生了不少野花，正開着紅的，黃的，藍的，白的花朵。兩三隻蝴蝶時時在花上面飛舞。在樹枝上還有些山鳥在唱歌。

我站在墳前看那墓碑上的刻字，一股微風把花香送進我的鼻裏。忽然墳墓後面起了一陣響亮的哭聲。

這時候我就驚醒起來了，心跳得很厲害。我在牀上躺了片刻。哭聲依舊在我的耳邊盪漾。我分辨出來這是二姊的哭聲。

一陣恐怖壓倒了我。我沒有一點疑惑：二姊死了。

父親忙着料理二姊的後事。過一會姨外婆坐了轎子來數數落落地哭了一場。回到成都以後我還是一個小孩子。能夠和我在一塊兒玩耍的，就只有三哥和幾個年紀差不多的堂表弟兄。此外還有幾個女傭和僕人，也時常同着我玩。在廣元陪我們玩的香兒却死掉了。

大哥那時候已經成人了。他的趣味和我的當然差了許多。他喜歡和姊姊，堂姊，表姊們在一塊兒玩。

在我們這個大家庭裏，我們這一輩的青年男女是很多的。我除了兩個胞姊和三個堂姊外還有好幾個表姊。她們和大哥的感情都很好。她們常常到我們家裏來玩。這時候大哥的生活就變得很忙碌了。姊姊、堂姊、表姊都聚在一塊兒。她們給大哥起了一個『無事忙』的綽號。

遊戲的種類是很多的。大哥自然是中心人物。踢毽子，拍皮球，擲大觀園圖，行酒令；酒令的種類就有好幾種，大哥房裏就藏得有好幾付酒籌。

常常在傍晚大哥和她們湊了一點錢，買了幾樣下酒的冷菜，還叫廚房裏再做幾樣熱菜。於是大家圍着一張圓桌坐下來，一面行令，一面喝酒，或者談一些有趣味的的事情，或者批評紅樓夢裏面的人物。那時候在我們家裏除了我們這幾個小孩子外，就沒有一個人不會熟讀過紅樓夢。父親在廣元買了一部十六本頭的木刻本，母親有一部精美的石印小本。大哥後來又買了一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鉛印本。我常常聽見人談論紅樓夢，所以我當時雖然不會開始讀牠，就已經熟悉了書裏面的人

物和事情。

後來有兩個表姊離開了成都，二姊又跟着母親死了。大哥們的聚會當然沒有以前那樣地熱鬧，但依舊時常繼續着，而且還有新的參加者，譬如兩個表哥和一個年青的叔父（六叔）便是，我和三哥也參加過兩三次。

不過我的趣味是多方面的。我跟着三哥他們組織了新劇團，又跟着六叔他們組織了偵探隊。我還常常躲在馬房裏躺在轎夫的破牀上煙燈旁邊聽他們敘述青年時代的故事。

有一個時期我和三哥每晚上都要叫姜福陪着到可園去看京戲。我們接連看了兩三個月，因為父親是那戲園的股東，被送了一厚本的戲票，而父親自己又沒有多的時間常常去看戲。那時候我們只愛看武打戲，回來在家裏也學着翻筋斗。翻槓杆。

父親對於京戲大概有特殊嗜好，在那些時候一個戲園裏要添演京戲聘請京班名角，總是由他發起。凡是由上海到成都來的京班角色，在登台以前總要先在我們家裏的客廳中清唱幾句，自然是父親請他們吃飯。我們好幾弟兄就躲在花園裏偷看。我們不過是爲了滿足好奇心的緣故。

有一次父親請新到的八九個京班名角在客廳裏吃飯。飯後大家正在花園裏游玩，那個唱老旦的寶幼亭（我們先聽過了他的唱片）忽然發起狂來，跪倒在地，上賭咒般說了許多話。衆人拉他，他不肯走，把父親急得沒有辦法。我們在旁邊覺得好笑。我和這些戲子都很熟習，有時我還跟着父親到後台裏去看他們化裝。

一個唱青衣的小孩子名叫張文芳，年紀不過十四五歲，當時在成都也受人歡迎。他的哥哥本來也唱青衣，如今倒了嗓不再登台了，就管束着他，靠着他過活。他到我們家裏來過一次。他簡直是一個小孩子，並沒有一點女人氣。然而在戲裏他却改換了面目做着種種的薄命的女人。我看慣了他演的那些悲劇，一點也不喜歡。但

是有一次離新年不遠，我跟着父親到了他們住的地方（大概就是戲園裏面），看見他穿着一身短打，手裏拿了一把木頭的關刀，寂寞地揮舞着，我不覺望着他笑了。我和他玩了好一會兒，問答了一些事情，直到父親來帶我回家的時候。我想，他的生活一定是很寂寞的罷。

然而說句公平的話，父親對待戲子的態度是很真實的，他把他們當作朋友，所以能夠得到他們的信任。他並沒有和旦角有過特別的來往。

三叔却喜歡一個川班的小旦，這人叫做李鳳卿。祖父也喜歡他。有一次祖父帶我去看戲，當李鳳卿包了頭穿着粉紅衫子出台時，祖父曾經帶笑地問過我認不認識這個人。

李鳳卿時常來找三叔。他也常常和我談話。他是一個非常親切的人，會寫一手娟秀的字。他雖然穿着男人的衣服，但舉動和言語都和女人相像，有時候手上臉上還留着脂粉。這是川班旦角和京班旦角不同的地方。

有一次三叔把他弄到我們客廳裏來化裝照相，我就看見他在那里包頭，擦粉，蹀躞。他先裝扮成一個執長矛的古代的女將，後來就改扮做一個旗裝貴婦。這兩張照片後來都掛在三叔房裏，三叔還親筆題了幾首詩在上面。

這個李鳳卿的境遇是很悲慘的。後來在祖父死後不久他也病死了，剩下一個妻子，連埋葬費也沒有。還是三叔去照料把他安埋了的。

三叔做了一付輓聯弔他，裏面有『……也當忍死須臾，待儂一訣』的話。

二叔也做過一付輓聯，後來他偶爾和教讀先生談起這事情，那個六十歲的曹先生不覺驚訝地問道：

『××先生竟然也好此道？他不愧是一個風雅士！』

這××先生是指三叔。三叔在南充做知縣的時候，曹先生是那縣的教官。他到我們家裏來教書還是由三叔的介紹。李鳳卿和三叔認識也就是在南充。

聽見『風雅士』三個字，就和平時聽見曹先生說的『滿清三百年來深仁厚

澤浹淪肌髓』的話一樣，我覺得非常肉麻。

二叔對曹先生談起李鳳卿的生平。他本是一個小康人家的子弟。十三四歲時給仇人搶了去，因為他家裏不肯出錢贖取，他就被人壞了身子賣到戲班裏去，做了旦角。

五叔後來也玩過川班的旦角。他還替他們編過劇本。我素來就不高興看川戲，後來連京戲也不高興看了。

我們組織過一個新劇團，在後堂屋後面竹林裏演新劇。竹林前面有一塊空地，就做了我們的舞台。我們用複寫紙印了許多張戲票送人，拉別人來看我們的表演。我們的劇本是自己胡亂編的，裏面沒有一個女角。重要演員是六叔，二哥（二叔的兒子），三哥和香表哥；我和五弟（也是二叔的兒子）兩個只做配角，或者在戲演完以後做點翻槓杆的表演。看客多半是女的，就是姊姊，堂姊，表姊們。我們用種

種方法強迫她們來看，而且一定要戲演完才許她們走。

父親也被我們拉來了。他居然坐在那裏看完了我們演的戲。他又給我們編了一個叫做知事現形記的劇本。當二哥和三哥扮着戲裏面的兩個主角在那里表演得有聲有色的時候，他不覺也哈哈笑起來。

在公館裏我有着兩個環境，我一部分時間和所謂『上人』在一起生活，另一部分時間又和所謂『下人』在一起生活。

我常常愛管閒事，我常常在門房，馬房，廚房裏面和僕人馬夫一起玩，向他們詢問種種的事情。因此他們都叫我做『稽查』。

有時候轎夫們在馬房裏煮飯，我就替他們燒火，把一些柴和枯葉送進那個木灶裏去。他們打紙牌時，我也在旁邊看，常常給那個每賭必輸的老唐幫忙。有時候他們也誠摯地對我訴說他們的痛苦，或者坦白地批評主人們的好壞。他們對我沒有

一點隱瞞。他們把我當作一個同情他們的小朋友。當我需要他們幫助的時候，他們也沒有一點兒吝惜。

我生活在僕人轎夫的中間，我看見他們怎樣懷着原始的正義的信仰過那受苦的生活，我知道他們的歡樂和痛苦，我看見他們怎樣和貧苦掙扎而屈服而死亡。六十歲的老書僮趙升病死在門房裏。抽大煙的僕人周貴偷了祖父的字畫被趕出去淪落做了乞丐，死在街頭。一個老轎夫出去在斜對面一個親戚的公館裏做了看門人，不知道怎樣竟用一根褲帶縊死在大門裏面。這一類的悲劇以及那些生存着的『下人』的沈重的生活負擔，如果我一一敘述出來，一定會使最溫和的人也起了憤怒的激情。

當在污穢寒冷的馬房裏聽着那些瘦弱的老轎夫在煙燈旁邊敘述他們的痛苦的經歷；或者在門房裏黯淡的燈光旁邊聽着僕人發出絕望的嘆息的時候，我眼裏含着淚珠，心裏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宣誓要做一個站在他們這一邊幫

助他們的人。

我和他們的友誼一直繼續着到我離開成都的時候。不過自從我進了外國語專門學校以後我就很少有時間在門房和馬房裏面玩了。接着我又參加了社會運動。

廚房裏很早我就不進去了。因為我不高興看謝廚子和女傭們調情（他後來就和祖父的一個女傭結了婚，那女人原是一個寡婦）而且謝廚子仗着祖父喜歡他，常常拿出威勢欺凌別人，也很使我不高興他，雖然我從前和他很好，常常看他做菜做點心。

我愈是多和『下人』在一起，愈是討厭『上人』中間實行的種種虛偽的禮儀和應酬。常常家裏有女客來要我去吃飯，我就在門房裏躲起來。有兩次在除夕裏全家的人在堂屋裏敬神，我却躲在污穢寒冷的馬房裏驕夫的破床上。那里沒有人，沒有燈，外面有許多人在叫我，我不應。我默默地聽着爆竹聲響了又止了，再過一會

我纔跑出來回到自己的房間去。這時候我的膽量已經變大了。

家裏平日敬神的時候，我也會設法躲開。我爲了這些事情常常被人嘲笑，但我始終要照自己的意思做。如今我想起來，這也許是對於禮儀的一種消極的反抗罷。

六叔，二哥，香表哥三個合作辦了一份小說雜誌，名稱似乎就是『十日』，一個月出三本，每本用複寫紙印了五六份。

我是這雜誌的第一個訂閱者。大哥允許把他的一篇最得意的哀情小說在雜誌的第一期上面發表了，所以他們也送他一份，還有一個奉表哥也投了一篇得意的稿子。

在我們家裏大哥是第一個寫小說的人。他的 소설是以『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的舊句開始的；奉表哥的小說是以『杏花深處，一角紅樓』的句子開始的。接着就是『斗室中有一女郎在焉。女郎者何，×其姓，××其名』諸

如此類的公式文章把『女郎』兩個字改作『少年』就成了另一篇小說。小說的結局離不掉情死，後面還有一封情人的絕命書。

我對於十日雜誌上的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說感不到大的興味。而且我親眼看見他們寫小說時分明擺了好幾本書在抄襲，這些書有尺牘，有文選，有筆記，有上海新出的流行小說和雜誌。小說裏每段描寫景物的四六句子，照例是從尺牘或文選上面抄來的。他們寫小說並不費一點力。

不過對於那三個創辦雜誌的人的抄錄，裝訂，繪圖的種種苦心我却是很佩服的。

這雜誌出版了三個月，我只花了九個銅元的訂閱費，就得了厚厚的九本書。

民國六年春天成都發生了第一次的巷戰。在七天的巷戰中我看見了種種可怕的流血的景象。

在這時候二叔的兩個兒子，二哥和五弟突然患着喉症死了。我在幾天的功夫，失掉了兩個同伴。

他們本來可以不死的，但因為街上斷絕了行人，請不到醫生來診治，只得讓他們躺在家裏，看着病一天天地加重。等到後來兩個轎夫背着他們跨過戰壕，冒着槍林彈雨趕到醫院時，他們已是奄奄一息了。

戰事剛停止，我和三哥也患了喉症。我們的病還沒有好，父親就病死了。

父親也是最愛我的。他平時常常帶着我一個人到外面去玩。就在他病中他聽說我的病好得多了，他要看看我，便叫我到他的房裏去。

我到了床前，跪在踏腳凳上，望着他的憔悴的臉，叫了一聲「爹。」

「你好了？」他伸出手撫摩我的頭。「你要乖乖的。不要老是拚命叫『羅嫂！羅嫂！』你要常常來看我呀！」羅嫂是在我們病中照料我們的那個老太婆。

父親微笑了，眼裏却有淚珠在發亮。

「好，你回去休息罷。」過了半晌父親這樣吩咐了一句。

第三天父親就去世了。當他第一次暈過去的時候，我們圍在床前哭喚他。他居然慢慢兒醒了轉來。我們以爲他不會死了。

但是不到一刻鐘光景他又開始在床上抽氣了。我們看着他一秒鐘一秒鐘地死下去。

於是我的環境馬上就改變了。好像發生了一個驚天動地的劇變。

滿屋子都是哭聲。

晚上我和三哥坐在房間裏，望着黯淡的清油燈光落淚。大哥忽然跑進來，在床沿上坐下去，哭着說：「三弟，四弟，我們……如今……沒有……父親……了……」

我們弟兄三個抱頭大哭起來。

自從父親討了繼母進來以後我們就搬到左邊廂房裏住。後來祖父吩咐把我們緊隔壁的那間停過母親靈柩的簽押房裝修好，做了大哥結婚時的新房。大哥和

嫂嫂就住在我們的隔壁。

這時候嫂嫂在隔壁聽見了我們的哭聲，便過來勸慰大哥。他們夫婦低着頭慢慢地出去了。

埋葬了父親以後我心裏更空虛了。我常常躑躅在街頭，我總覺得父親是在我的前面，彷彿我還是依依地跟着父親走路，因為父親平時不大喜歡乘轎，常常帶了我在街上慢步閒走的。

但是一走到擁擠的街心，和來往的人爭路時，我纔明白我是孤另另的一個人。從此我就失掉了人一生只能夠有一個的父親，而且在我們弟兄中間我又是
一個最蒙着他的愛的孩子。

父親死後成都又發生了一次更厲害的巷戰。結果全城的房屋被燒燬了一半。我們受了更大的驚惶，却還沒有什麼物質上的損失。

我們自然有飯吃，不過缺少了蔬菜。

在馬房裏轎夫們喝着燒酒嚼着乾鍋魁（大餅）來充塞肚裏的饑餓，那情景是有些悲慘的。

槍炮聲，火光，流血，殺人，以及種種酷殘的景象。而且我們被迫着時時在死的邊緣上盤旋……

巷戰不久就停止了。然而從這時候起時局就永遠繼續着混亂下去。那軍閥割據的局面到現在還沒有打破。

我的生活比較變得憂鬱起來。我便把全個心放到書本上去，想從那里得一些安慰。

三哥已經進了中學，但父親一死，我的進中學的希望便斷絕了。祖父從來就不贊成送子弟進學校讀書。現在又沒有人出來給我幫忙。

我便自動地跟着香表哥開始讀英文。每天晚上他到我家裏來教我，不要一點

酬報，這樣繼續了三年。他還教我知道一點各種科學的根底，直到祖父死後我和三哥考進了外國語專門學校的時候。

香表哥是一個極真摯極聰明的青年。當時像他那樣的學識在我們親戚中間已經算是很難得的了。然而家庭束縛了他，使他至今還在生活負擔下面不斷地發出絕望的呻吟，浪費地犧牲了他的有爲的青春。

但是提起他，我却不能不充滿了感激。對於我的智力的最初發展有幫助的兩個人中的一個就是他。還有一個是大哥，大哥買了不少的新書報，使我能夠貪婪地讀完了牠們。而且我能夠和三哥一塊兒離開成都到上海，以及後來我能夠一個人到法國去讀書，大半是靠着他的力量。雖爲着到法國的事情我和他曾經起了大的爭執，但他終於順從了我的意思。

在我的心裏永埋着對於這兩個人的深的感激。我本來是一個愚笨的，孤僻的孩子。要是沒有他們的幫助，也許我至今還是一個愚笨的，孤僻的孩子罷。

父親一死，我的家庭生活就漸漸變得苦痛了。他的死彷彿給我撥開了另一隻眼睛，使我看清楚了這個富裕的大家庭的另一個面目。

對於我這個富裕的大家庭變成了一個專制的大王國。在和平的，愛的表面下，我看見了仇恨的傾軋和鬥爭；同時在我的渴望着自由發展的青年的精神上，『壓迫』像一個沈重的石塊重重地壓着。

我的身子被縛得太緊了。我不能夠動彈。我不能夠摔掉肩上的重壓。我就把全部時間用來讀書。而書本却蠶食了我的健康。

我的身體一天天地瘦弱起來。在父親死後的第二年我就常常被病魔纏繞着了。

這年秋天我進了青年會的英文補習學校。這是得了祖父的許可的，因為祖父聽見人說學了英文可以考進郵局做事，而郵局裏的位置在軍閥割據的局勢下的

成都市面上算是比較優越的；薪水是現金，而且逐年增加，位置又穩固，不會因政變而動搖。我的一個舅父就在那裏面佔着一個很高的位置，被許多人羨慕着。

我在青年會裏上了一個月的課就生了三次病。祖父便不許我再去了。他並且不許我出街，只教我在家裏靜養。同時他又叫香表哥在家裏正式地教我讀英文，這一次由於祖父的吩咐，便送了月薪給香表哥。但這月薪是很小的數目。

祖父的這舉動原是爲了關心我的健康。這半年來不知道怎樣他突然變得非常地愛我了。他因爲聽人說牛奶很養人，便自己出錢給我訂了一份牛奶。他還時時給我一些東西，或者把我叫到他的房裏去溫和我談一些做人處世的話。甚至在他臨死前的發狂的一個月中間他也時常把我叫去，站在他的床前。我們彼此對望着，他的黑瘦的老臉上露了微笑，眼裏却淌出了眼淚。

以前在我們祖孫兩個中間並沒有什麼感情存在着。我不會愛過祖父，我只懼怕他；而且有時候我還把他當作專制壓迫的代表而憎恨過。我們有幾次在一處談

話竟不像祖父和孫兒而像兩個仇敵。

但是在這半年裏不知道怎樣，好像一個奇蹟突然從天上落下來一般，我們兩個居然近於互相瞭解了。

然而時間是怎麼短！在這年的最後的一日我就失掉了他。我的悲哀自然是很大的，因為我們兩個永遠就沒有了相互瞭解的機會，而我也就第三次失掉曾經熱烈地愛過我的人。

一新年中別的家庭裏充滿了喜悅，爆竹聲挨門挨戶地響起來。然而在衆人的歡樂中我們一家人却匍匐在靈前哀哀地哭着死了的祖父。

這悲哀一半是虛假的，因為在祖父死後一個多星期的光景，叔父們就在他的房間裏開會處分了他的東西，而且後來他們又在他的靈前發生過幾次的爭吵。

可惜祖父不能夠有知覺了，不然他對於所謂『五世同堂』的好夢也會感到幻滅罷。我想他的病中的發狂決不是沒有一點原因的。

祖父是一個能幹的人。他繼續着曾祖造就了這一份家業，做了多年的官以後退休下來，廣置了田產，修建了房屋，蒐羅了不少的書畫古玩，結了兩次婚，討了兩個姨太太，生了這許多兒女，還見着了重孫（大哥的兒子），但結果他把兒子們造成了彼此不相容的仇敵，在家庭裏種下了長久的鬥爭的根源，而自己却依舊免不掉發狂地死在孤獨裏。沒有人真正愛他，沒有人真正瞭解他。

祖父一死，家庭就變得愈加黑暗了。新的專制壓迫的代表起來代替了祖父，繼續着拿傳統的觀念把『表面是弟兄暗中是仇敵』的幾房人團結在一起，企圖在二十世紀中維持着封建時代的生活方式。結果產生了更多的鬥爭和傾軋，造成了更多的悲劇，而裂痕依舊是一天天地增加着，一直到最後完全崩潰的一天。

祖父像一個舊家庭制度的最後的圓光那樣地消滅了。對於他的死我並沒有大的遺憾。雖然我在悲悼失掉了一個愛我的人，但同時我也慶幸我獲得了自由。從這天起在家裏再沒有一個人可以支配我的行動了。

祖父死後半年光景在暑假我和三哥就考進了外國語專門學校。在那里接連讀了兩年半的書。在那學校裏因為我沒有中學畢業文憑，後來就改成了旁聽生，被剝奪去了獲得畢業文憑的權利。誰知道這事情竟幫助我打動了繼母和大哥的心，使他們同意我拋棄了那里的學業到上海去。

民國十二年春天在槍林彈雨中逃出了性命以後，我和三哥兩個就離開了成都的家庭。大哥把我們送到木船上，他流着眼淚別了我們。那時候我的悲哀是很大的。但是一想到近幾年來我的家庭生活，我對於那個被遺留下的舊家庭就沒有一點留戀的感情。我離開舊家庭不過像摔掉一個可怕的陰影。我的悲哀只是因為還有幾個我所愛的人在那裏面呻吟憔悴地等着那些舊的傳統觀念來宰割。在過去的那十幾年中我已經用眼淚埋葬過了不少的屍體，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犧牲，完全是被腐舊的傳統觀念和兩三個人的一時的任性殺死的。

一個理想在前面迷着我的眼睛，我懷着一個大的勇氣離開了我住過十二年的成都。

那時候我已經受了新文化運動的洗禮，而且參加了社會運動，創辦了新刊物，並且在那刊物上寫了下面的兩個短句作為我的生活的目標了：

「奮鬥就是生活」

「人生只有前進。」

信仰與活動

「你的美麗的信和××同志的信上星期到了我的手裏。我不能夠對你說出我是怎樣深地受了你的感動，而且你的話又是怎樣地鼓舞了我。我知道我對於一個如此年青的學生居然會給了很大的影響，我是非常快活的，你才十五歲就讀了我的文章，我常常夢想着我的著作會幫助了許多真摯的，熱烈的男女青年傾向着安那其主義的理想，這理想在我看來是一切理想中最美麗的一個。」

「……你說你是從一個富裕的舊家庭裏出來的。這沒有什麼關係。在資產階級裏面也常常產出了活動的革命家來。事實上在我們的運動裏大部分的智的領導者都是這樣的一類人：他們注意社會問題，並非由於他們自己的困苦境遇，而是因為他們不能夠坐視着大衆的困苦。而且你生在資產階級的家庭裏，並不是你自

己的錯，我們並不能夠自己選擇出生的地方，但是以後的生活就可以由我們自己來處理了。我看出來你是有着每個青年叛逆者所應有的真摯和熱情的。我很喜歡這種性格如今更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只爲了一點小的好處許多人就會賣掉他們的靈魂——這樣的事情到處都有。連他們對於社會理想的興味也只是表面上的，只要遇着一點小小的困難，他們就會把牠拋掉。因此我知道在你們那里你和別的一些青年真摯地思索着，行動着，而且深切地愛着我們的美麗的理想，我覺得十分高興……』

從愛瑪·高德曼寫給我的一些信函裏我摘出了上面的兩段，在這裏借着她的話我第一次明顯地說出了我的信仰，她的第一封信是在南京接到的。

高德曼曾經被我稱作『我的精神上的母親』她是第一個使我窺見了安那其主義的美麗的人。

當我在實社自由錄和新青年上面開始讀着她的主義的論文的時候，我的感

動，我的喜悅，我的熱情……我真正找不出話來形容。只有後來我讀到 Roussanoff 的拉甫洛夫傳，才偶然找到了相當的話語：

「我們把這本讀得又破又舊的小書（這裏是指拉甫洛夫的歷史書簡）放在床頭，每晚上拿出來讀。一面讀，一面拿眼淚來潤濕牠。一種熱誠佔有了我們，使我們的靈魂裏面充滿了一種願為崇高的理想而生活，而死亡的渴望。我們的幼稚的心何等快樂地跳動着；同時我們的大師的影象又十分偉大地出現於我們的眼前。這位大師雖是我們所不認識的，然而他在精神上却是和我們非常接近，他呼喚我們前去為理想奮鬥……」

高德曼的文章以她那雄辯的論據，精密的論理，深透的眼光，豐富的學識簡明的文體帶煽動性的筆調，毫不費力地把我這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征服了。況且在不久以前我還讀過兩本很有力量的小書，而我的近幾年來的家庭生活又使我猛烈地憎厭了一切的強權，而驅使着我去走解放的路。

我所說的兩本小書是一個未曾會面的朋友從上海寄來的夜未央和告少年。我相信在五四運動以後的幾年間，這兩本小書不知感動了多少的中國青年。我和幾個朋友當時甚至把牠們一字一字地抄錄下來。夜未央是劇本，我們還把牠排演過。

當初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報紙上的如火如荼的記載，就在我們的表面上平靜的家庭生活裏敲起了警鐘。大哥的被忘却了的青春也被喚醒了；我們開始貪婪地讀着本地報紙上的關於學生運動的北京通訊，以及後來上海的六三運動的記載。本地報紙上後來還轉載了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的文章，這些文章很使我們的頭腦震動，但我們却覺得牠們常常說着我們想說而又不會說的話。

於是大哥找到了本城唯一售賣新書的那家店舖，他在那裏買了一本新青年和兩三份每週評論。我們爭着來讀牠們。那裏面的每個字都像火星一般地點燃了我們的熱情。那些新奇的議論和熱烈的文句帶着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壓倒了我

們三個，後來更說服了香表哥，甚至還說服了六姊，她另外訂閱了一份新青年。

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星期評論，少年中國，少年世界，北大學生週刊，進化雜誌，實社自由錄……等等都接連地到了我們的手裏。在成都也響應般地出版了星期日，學生潮，威克烈……威克烈就是『外專』學生辦的，那時香表哥還在『外專』讀書。我們設法買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後來大哥甚至預先存了一兩百塊錢在華陽書報流通處，每天都要到那裏去取一些新的書報回來。在那時候新的書報是被人爭先恐後地購買着。（大哥做事的地方離那書舖極近。）

每天晚上我們總要抽點時間出來輪流地讀這些書報，連通訊欄也不肯輕易放過。有時我們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姊，我們聚在一起討論這些新書報中所論及的各種問題。後來我們五個人又組織了一個研究會，在新花園裏開第一次會，就給六姊的母親遇見了。三姊那時正和繼母大哥兩個鬧了架，她便禁止六姊參加。我們的研究會也就無形地停頓下去了。

當時他們還把我看作一個小孩子，却料不到我比他們更進一步，接受了更激進的思想，用白話寫文章，參加社會運動，認識新的朋友，而且和這些朋友第一次在成都大街上散布了紀念五一節鼓吹社會革命的傳單（這『草』字是傳單上印錯了的。）

從少年裏我得到了愛人類愛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個小孩子的幻夢，相信萬人享樂的社會就會和明天的太陽同升起來，一切的罪惡都會馬上消滅。在夜未央裏，我看見了在另一個國度裏一代青年爲人民爭自由謀幸福的鬥爭之大悲劇，我第一次找到了我的夢景中的英雄，我找到了我的終身事業，而這事業又是與我在僕人轎夫身上發見的原始的正義的信仰相合的。

如今我的信仰並沒有改變，社會科學的研究反而鞏固了牠，但是那個小孩子的幻夢却已經消失了。

小小的經驗

在五卅運動的後一年我們出版了一種半月刊。其實這話就有點語病，我並不是那刊物的創辦人，我甚至不和那般人認識。大約在刊物出到十期的光景，我寫了一封信到那編輯部去，他們回了信，又親自來找我，我便和他們做了朋友，以後就成了那刊物的同人，最後就做了一個編輯。

半月刊出到十期以後，就碰了一個小釘子，事情是這樣的：學生會演劇籌款辦平民學校，軍人來搗亂，發生了衝突，結果自然學生吃虧。風潮擴大起來。一個朋友在刊物上寫了一篇激烈的文章，刊物出版，我們就接到公事，要立刻把那短文抽去，才准刊物發賣。這時候另一個朋友想到了一個好辦法。我們去刻字舖刻了一個長條的圖記，用硃紅印泥蓋在那文章上面，然後再用墨筆把文章的前後勾了兩下。刊物

原樣地擺在書店的貨架上，暢銷着，沒有人干涉。讀者痛快地讀畢了那篇攻擊當局的文章，被那激昂的辭句感動着，在那用黑色油墨印成的文章上面，他驚奇的發見了一行橫印着的硃紅色的字『本文奉×××××命令抽去。』這五個×是我隨便加上去的，用在這里作爲一個代替的符號，至於所代替的是什麼呢？是省會警察廳，是戒嚴司令部，是城防司令部，還是別的機關？我現在完全記不起來了。

我們大家不住地稱讚那個朋友的聰明，我們是這麼容易的把那根小釘子拔出來，踏進泥土裏去了。

但是半月刊出到二十四期，我們正準備着大規模的舉行週年紀念的時候，這刊物就突然被封禁了。被封禁的理由，說起來也許沒有人會相信，是提倡女子剪髮。在十幾年後的今天，除非像官廳那樣發命令，否則你如果公然反對女子剪髮，那麼別人不說你是一個拜物狂（關於這個，希特勒的對頭侯爾希非爾特很有研究）就會罵你沒有腦筋。但是在我們的那時候，女子剪髮却是一件大逆不道的行爲。所

以我們罵過『水滸公』（當時的統治者劉成勳的綽號，『水滸』和『滑頭』同意）不要緊；我們鼓吹革命也不要緊；而且我的第一篇文章在那刊物上發表時，也不會引起過任何的麻煩，那時候我不過是一個小孩子，很會寫些感情的話語，我大膽的憑着個人的直覺否定了整個現社會制度的存在，而且有着一股傻勁，覺得爲一篇文章殺頭也算不了一回事。那文章在現在發表也會成爲問題的，可是在當時却平安的過去了。這也不要緊。要緊的却是——

那時候四川有三個女學生剪掉了髮辮，社會轟傳，我們高興。所謂『省會警察廳』馬上出了布告禁止女子剪髮，我們的刊物上接着來了一篇不客氣的批評。以後大概還有過兩三篇這類的文章，有一篇還是那三個女子中的一個寫的。這一來警廳覺得應該維持面子了。便派了兩個人來和我們辦交涉；他們要我們以後不再提這種事情，並且要把前幾期的刊物存數全部帶走。他們的態度還算客氣，他們是預備來和我們妥協的。不幸是我們這羣傻孩子，做事只知道走直路，從不會拐彎，更

不知道妥協是怎麼一回事。我們拒絕了他們的條件，和他們起了爭執。結果他們拿走了二三十本存書，我們卻不斷地寫信到警察廳去質問。最後他們沒有辦法，只得下了查禁的命令。這可以說是我們逼着他們做出來的。我們秘密地出了一期停刊號，詳細的記載着這事情的經過。那裏面的兩篇長文的確寫得慷慨激昂，是出於一個年紀較大的朋友的手筆。我讀着牠們，血就會沸騰起來。這朋友不久在高等師範畢了業，便因了生活問題到別處去了，以後我也再沒機會和他見面。聽說他四五年前在一個悲慘的情形下面斷送了性命。

我們的刊物在當時算是很暢銷的。每星期一出版，不到半個月就完全賣光。不過收賬不容易，所以期期大虧本，使得我們每期只能印一千份，又無法再版。我對於這刊物出力不多，而且我一共只寫過三四篇文章。但是朋友中有幾個人的犧牲精神却使我十分感動。有一個朋友常常爲着刊物當衣服，他爲了使思想和行爲一

致起見，曾拋棄了學業到一家裁縫舖去做學徒，晚間弄得滿指頭都是針眼跑到社裏來服務。我當時很受他的道德的感化。這朋友現在還活着，不知道他活得怎樣，我許久沒有和他通信信息了。但讓我在此地祝福他一次。

那時候另一些人正要創辦一份月刊，聽見我們的刊物被封，就託人來約我們幾個人加入他們裏面。給他們幫忙。他們原想利用我們，但我們這幾個傻孩子不通世故人情，不會和人客氣。他們要我們發表意見，我們就發表意見。他們讓我們做編輯，我們就做編輯。

第一次開編輯會議，沒有什麼爭論。五個編輯裏面雙方各佔兩個，還有一個算是總編輯，可以說中立派。在第二次的編輯會議裏我們應該將第一期月刊的稿子集好，大家不能夠隨便敷衍了。我們這方面提出兩篇關於女子剪髮的文章，兩篇關於社會問題的文章。我自己寫了一篇『中國人的到幸福的路。』總編輯還好說話，

對於我們提出的文章，他都通過，有一篇他說可以留到下期發表，我却堅持着非登在創刊號裏不成。他也就承認了。

他們那方面的文章大半是些『之乎者也』的東西。平時不作聲的我，這一次發表了許多的意見，而且變得非常固執了。結果除了那兩個編輯的文章外，別的都沒有被通過。

那兩個編輯中有一個是四十多歲的半新不舊的老先生。他自然不高興我。他拿起我的文章躺在籐椅上，翹起一隻腳，用國文教員看課卷的態度把牠看了一遍，結果發出一聲冷笑，說：『這篇文章會把鼓打響的。』

『不要緊，有我負責！』我強硬地說。

『哼！』他皮笑肉不笑地望了我一眼。

誰知道兩三個月以後這個人居然會做了外國語專門學校的學監，我正在那個學校讀書。我每天和他見面。他好像不認識我，我自然也不會對他點頭。終於有一

天他找到了報復的機會；學校在造房子，我爲了方便把辦公室當做過道穿過了。好幾次，校長沒有說話，他却跑來干涉我。我望着他那拘攣着的臉，不由得想起了編輯會議的情形。

第一期月刊出版，我們勝利了。想利用人的結果反被人利用。學監之類就暗地跑到警廳去告發，警廳不來管我們。我們却因此和他們起了爭執，結果是我們這方面的八個人登報脫離，而他們也就把這刊物停了。

半年以後我們又辦了一種週刊，名稱是平民之聲。這一次是我主持編輯事務，通信處就設在我家裏。第一期刊物編好，我們非常高興。我們天天到印刷局去看校樣，我們在旁邊守着工人把鉛版上架。印刷局這次一定要我們把稿子送到警廳去檢查，我們只得把清樣送去了。是那個學裁縫的朋友送去的。我們幾個人就在印刷局裏面守着那印機轉動，還帶了絕大的注意看着每兩份連在一起的刊物一張一

張的從印機上飛下來。那種激動，那種熱心使得我們幾個人甚至忘了晚飯。

傍晚時分一千份刊物印成了，我們把牠們帶到作爲發行部的另一個朋友的家裏，我從那里再走回家。一個警察在我們公館門口徘徊，像在等候什麼人似的。

「四少爺，這封信是你的不是？」看門的老頭兒看見我跨進門限，就站起來把一封信遞到我手裏。

信封上寫着「送新世紀雜誌社收啓，」地址沒有錯。我拿出一張名片把警察打發走了。

我連忙拆開信看，裏面全是官話，但意思很明顯：第一期刊物看見了，言論過激，「對於國家安甯恐有妨害，」所以不能許可發行，但是希望以後怎麼樣怎麼樣做，「庶不背乎造福社會之主旨。」措辭總算客氣。這真叫做「自討沒趣！」我們不送檢查，他們倒也不管；送去反而招了麻煩來。可笑的是刊物上面橫排着「新世紀若干年」字樣，人家却把這當做了刊物的名稱，而「平民之聲」四個大字却没有被

人看見。

第一期的週刊依舊半公開地在外面賣着。不過我們在第二期上面登了一個簡單啓事：『本刊第一期警廳禁止發售，對於訂戶無法補送，敬請原諒。』

第二期出版，倒很順利。在第三期上我的一篇短文被刪去一段，我們用墨筆輕輕一勾，就對付過去了。第四期換了一家比較便宜的印刷局，他們很認真，我們以前的辦法，是一面付印，一面送檢查。這家小印刷局却要等到清樣檢查後發了回來，才肯開印，本來我從第四期起開始發表題作『託爾斯太的生平和學說』一篇長文，這自然說不上什麼研究，唯一的秘訣只是抄書，第五期週刊上正登着論託氏的社會思想的一段，開頭有五六行被檢查員用紅筆勾去了，便沒有能夠被印出來，但却註明被刪去若干行的字樣。

這一來，我們倒覺得討厭了。人的性情本來是這樣，你不要我做，我偏要做。檢查員既然認真做，我們也就不客氣了。第六期的文章便來得更厲害，每個人的文章都

遭了砍頭別足的重刑，我們知道檢查員快要被我們弄得發狂了。我們便想了種種方法來激怒他（或他們）。我們想他（或他們）大概不懂外國文，便故意從北京的雜誌上選了一篇『支加哥殉道者』來轉載，這文章很長，而且譯筆歐化到十二分，我們讀起來也頗吃力，這一次檢查員總算吃了我們的虧。我們從發回來的清樣上可以看出來他（或他們）這一次是煞費了苦心的。

但是在第八期上報復來了。恰巧在這期我們又換了印刷局。新的印刷局是一個朋友介紹的，我們不知道牠比耗子還膽小，所以我們沒有十分留心，付印時稍微去遲了一點，刊物已經完全印好了。我們拿起一張來讀，任何一篇文章，我們讀來讀去，都讀不出意思來，連寫文章的我們自己也莫明其妙了。我們翻到第四版，奇怪，連『支加哥殉道者』這個標題也不見了。原來印刷局不得我們同意，就把被勾去的字句檢出，單將文章接連地排在一起，結果弄得每篇文章變成了狂病者的謔語。

我們再仔細檢查一下：『這麼』的『這』字沒有了；『那麼』的『麼』字沒

有了『社會』的『社』字沒有了；『運動』的『動』字沒有了；至於『的』『呢』『了』『嗎』之類，更不必說。『支加哥』大概是什麼暗號，『殉道者』一定是俄文或法文，『秋天的太陽以牠的撫人的微風接吻每個自由的人的雙頰時』在這糾纏不清的歐化句子裏，『牠』這個字，中國本來就沒有。『撫人』『接吻』都是猥褻字眼。微風更不會和人親嘴。『自由』又是違礙的字眼。所以結果被改成了『秋天太陽微風每人雙頰』

我們起初很生氣，但過後仔細一想又覺得好笑，從這裡我們不是很清楚的看出了一個人的教養，思想和恐懼嗎？結果被檢查的倒不是我們的文章了。

這位可憐的老先生想拚他的老命來阻止洪水的泛濫，那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樣子不是一幕 farce 中的一個很好的場面嗎？

我們印了一張刊誤表附着報紙送給訂戶。在那張刊誤表上面我們還想寫着『這一期的刊物應該是歷史的資料』一類的話，但却沒有實行。

以後我們和檢查員的關係變得更壞起來。我的興趣也從刊物移到了檢查員的身上，我專門研覺他的心理，分析他，試探他，激怒他，欺騙他，各種的花樣都用過，而且屢試屢效。譬如我們出『師復紀念號』，便專門登載解釋心社規約之類的文章，一下就把他騙過了。

我想，今天假若我還可以說是有一點分析事實，分析人物心理的能力的話，這能力就是從那時候訓練起來的。

做大哥的人

父親死後我們的富裕的大家庭對於我就變成了一個專制的王國。我在那裏面還沒有被黑暗驅使到絕望發狂的地步，那只是因為有幾個愛我的人多少給了我一些安慰，一些溫暖，一些光明。大哥便是其中的一個，而且是最愛我的一個。

大哥雖然和我是同一個母親所生，而且同住了一個家庭裏，可是他的環境却和我的不同。這只因為他是我們的大哥，而且在這大家庭裏又是長房的長孫。他的不幸的遭遇，就由這個而發生了。

他生來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聰慧，在家裏得着父親和母親的鍾愛，在書房裏又得着教讀先生的讚美。看見他的^人都說他以後會有很大的成就。母親也很得意地慶幸着有了這樣的一個「甯馨兒」。

他在愛的環境裏逐漸長成。我們回到成都後他過着一個被鍾愛着的孩子的生活。辛亥革命發生，在緊張的時局中，他開始跟着三叔的兩個鏢客學習了武藝。父親把一生未實現的遠大的希望就放在他的身上，想使他做一個「文武全才」的人，後來又送了他進中學。

每天早晨天還沒有大亮，大哥便起來，穿着一身短打，在大廳上或天井裏練習打拳使刀。他從兩個鏢客那裏學到了他們的全套的技術。當一個春天的黃昏他在衆人的目光下舞動兩把短刀時，那兩道白光連接成了一根柔軟的絲帶，蛛網一般地掩蓋着他的身子，像一顆大的白珠子在地上滾動，那種活潑的姿態甚至獲得了嚴厲的祖父的讚美，還不說那些胞姊，堂姊和表姊。

在中學裏大哥是一個成績最優良的學生，四年課程修滿畢業時他又是名列第一。他得到畢業文憑歸來的那一天，姊姊們聚集在他的房裏慶祝他的前途。他們有着一個歡樂的聚會。那時他很喜歡研究理化，滿心希望着畢業後再到上海或北

京的有名的大學裏繼續着他的研究，以後再到德國去留學。他的腦裏充滿了許多美麗的幻想。

然而不到幾天這幻想就被父親給他打破了，非常殘酷地打破了。因為父親給他訂了婚，叫他娶親了。

這事情他早也知道一點，但料不到父親就這樣迅速地給他安排好了一切。在這事情上父親似乎完全不體貼他，而新來的繼母更不能知道他的心思。

他本也有一個中意的姑娘，他和她中間似乎發生了一種東方式的潛伏的愛情。那個姑娘就是我的一個表姊，我們都愛她，都希望着他能夠和她結婚。然而父親却給他另外選了一個×家姑娘。

這選擇的方法也是很奇怪的。當時來給大哥做媒的人很有幾個，却被父親淘汰到只剩了兩家。因為在這兩個姑娘中間父親不能夠決定究竟哪一個更適宜做他的媳婦，而且兩家有着相等的門第，請來做媒的人的情面又是同樣地大，於是父

親便把兩家的姓寫在兩方小紅紙塊上面，揉成了兩個紙團，捏在手裏，到祖宗的神主面前誠心禱告了一番，然後隨意拈起了一個紙團。父親拈了一個「×」字，而另外一個毛家的姑娘就這樣地被淘汰了。（據說母親在時曾經向表姊的母親提過親事，而姑母却以「自己已經受夠了親上加親的苦，不願意讓女兒再來受一次。」這理由拒絕了，這是三哥後來告訴我的。而拈鬮的結果却是我親眼所見。）

大哥對於這事情沒有反抗，他也不知道反抗。他不向父親提起他的升學的志願，也不向父親說起他的潛伏的愛情。

於是嫂嫂進門來了。祖父和父親爲着哥哥的結婚特別在家裏演戲慶祝。結婚的儀式自然不是簡單的。他自己也在演戲，他一連演了三天的戲。在這些日子裏他被人寶愛着像一個寶貝；被人玩弄着像一個傀儡。他似乎有一點快樂，又有一點興奮。

他結了婚，祖父有一孫媳，父親有了媳婦，我們有了嫂嫂，許多別的人也有了短

時間的笑樂。但他自己也並不是一無所得。他得了一個體貼他的溫柔的姑娘。她年青，她讀過書，她會做詩，她會繪畫。他滿意了，在短時期中他享受了以前所不曾料想到的種種樂趣。在短時期中他忘掉了他的前程，忘掉了升學的志願。他陶醉在這一箇少女的溫柔的撫愛裏。他臉上常常帶着笑容，而且整日地躲在房裏陪伴他的新娘。

他這樣和平地過了兩三個月。一個晚上父親把他喚到面前吩咐道：『你現在娶了親，房中添出許多用錢的地方；可是我這兩年來入不敷出，我又沒有多餘的錢給你們用，只好替你找個事情混混時間，你們的零用錢也會多一點。』

父親合着眼淚溫和地說下去，他不停地答應着，沒有說一句別的話，好像這就是他的志願。可是回到房裏他却倒在床上傷心地哭了一場。他知道一切都完結了！這樣地一個還沒有滿二十歲的青年就走進了社會，沒有一點處世的經驗，就像划了一隻獨木舟駛進了大海，等着受狂風大浪的顛播。

在這些時候他忍受着一切，他沒有反抗，他也不知道反抗。

月薪是二十四元。這二十四個銀元就把他的前程完全毀掉了。

然而那災禍還不會到了止境。於是在一年以後父親就死去了，把我們這一房的責任放在他的肩上。上面有一個繼母，下面有幾個弟妹。

他埋葬了父親後就平靜地把這個担子放在他的肩上，勉強學着一個上了年紀的人那樣來處理一切。經濟方面自然是由祖父供給，（這樣我們大家庭裏就實行了第一次的分家，我們這一房除了父親自己購置的四十畝田外從祖父那裏分到了兩百畝田。）不要他去籌劃。然而其他各房的壓迫，仇視，陷害和暗鬥，却要他來承擔，來應付。他是一個不知道反抗的人。所以他永遠平靜地忍受了一切，不管這壓迫，仇視，陷害和暗鬥是愈來愈加厲害。他只有一個念頭：犧牲自己以求得暫時的平靜生活。

後來他的第一個兒子出世了。祖父第一次看見了重孫，自然非常高興。而他自

己也感到了莫大的快樂。這兒子是他的親骨肉，他可以好好地教養他，把他的被斷送了的前程拿來在他的兒子的身上實現。

他的兒子一天天長大起來，是一個非常聰明可愛的孩子，得着了我們大家的喜愛。

接着五四運動發生了，他和我一樣也受了新思想的洗禮。我們都貪婪地讀着一切新的書報，接受新的思想。然而他的見解却比較地溫和得多。他贊成劉半農的『作揖哲學』和託爾斯太的『無抵抗主義』。他把這理論拿來和我們大家的現實環境結合起來。

他一方面信服着新的理論，一方面依舊順應着舊的環境生活下去，自己並不覺得矛盾。順應環境的結果，就使他逐漸變成了一個有着兩重人格的人。在舊社會，舊家庭裏他是一個暮氣十足的少爺，而在他和我們一塊兒談話的時候，他又是一個新青年了。這種生活方式是我和三哥所不能夠了解的，我們因此常常責備他。我

們不但責備他，並且還時常在家裏做出帶着反抗性的新的舉動，使祖父的責備和各房的壓迫，仇視，陷害和暗鬥叢集在他的身上。

祖父死後大家庭的黑暗變得更加可怕了。他因為做了承重孫（聽說他曾經被一個嬸娘暗地喚着『承重老爺』）便更加做了明槍暗箭的目標。他犧牲了一切想去討好別人，也沒有用處，同時我和三哥的帶着反抗性的言行又給他招來了更多的煩惱。

我和三哥是不肯屈服的。我們不肯敷衍別人，我們不肯犧牲自己的主張，我們對着家裏的一切不義行爲都要發出攻擊的言論，因此常常得罪了叔父和嬸娘。他們沒有方法對付我們，因為我們已經否定了他們的威權。於是他們便在大哥身上出氣，壓迫大哥，要他使我們對他們屈服。自然這也是沒有用的，可是大哥的處境就變得更加困難了。他不能夠袒護我們，而我們又不能夠諒解他。

有一次我得罪了一個嬸娘，她誣我打傷了她的獨子的面部，而事實上我親眼

看見是她自己在盛怒中把我的堂弟打傷的。她牽着那堂弟就去和繼母大哥爭鬧。大哥要我向她賠禮認罪，我不肯。他又要我到二叔那里去求一個判斷，但我根本不承認二叔的威權。結果是他自己代我賠了禮認罪，而且還受了二叔的申斥，後來到我的房裏來對我哭訴了好幾個鐘頭，惹得我也淌了眼淚。但我依舊不肯答應他以後改變我的這種態度。

像這樣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他一個人都平靜地代我們承擔下去了。他的心是很苦的，而我們却不能夠諒解他。我們說他的犧牲只是一個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話也並沒有錯，因為即使沒有他在前面代我們承擔這一切，叔父和嬸娘也無法加害到我們的身上來。

然而另一個更大的打擊又來到了他的頭上。那個聰明可愛的孩子還不到四歲，在一個夏季的中午就以腦膜炎這病症突然死掉了。他的希望完全斷絕了，他的悲哀是很大的。

漸漸地他開始發狂起來，自然並沒有什麼厲害的表現，但是他的內心的痛苦已經深到使他不能夠再過着平靜的生活了。

於是他幫忙我們實現了我們的志願，（二叔也幫了一點忙，說句公平的話，二叔後來對待大哥和我們還算是親切的。）讓我們離開成都，後來又讓我單獨離開中國。他希望我們在幾年後學得一種專門職業就回到成都去『與家立業』。但是我和三哥兩個都違背了他的志願。我們兩個一出來就沒有回去過。尤其是我，不但不進工科大學，反而爲着看到法國的事情寫過兩三封信去和他爭論，以後更走了與他的希望相反的道路。不僅他對我絕了望，而且成都的親戚們還常常拿我來做壞子弟的榜樣，叫年青人不要學我。

我從法國回來的那一年他也到了上海，那時三哥在北平，沒有來和他會見。我們分別了六年如今却又有機會在一起談笑了，我感到很大的安慰。我們談了別後的許多事情，談到三姊的慘死，談到二叔的死，談到家庭間的種種怪現象。我們弟兄

的友愛並沒有減少，但思想的相差却比從前愈加顯著了。他完全變成了一個舊社會中的誠實的紳士。我們彼此是不能夠了解的。

他在上海只住了一個月。那分別的情景是很悲慘的。我把他送到了船上。那時他已經是淚痕滿面了。我和他握了手說一句『一路上好好保重』正要走下去，他却叫住了我。他進了艙去開了箱子，拿出一張留聲唱片給我，一面抽咽地說：『你拿去唱。』我接到手一看，是一張G. F. 女士唱的『Sonny Boy』兩個星期前我替他在謀得利洋行買的。他知道我喜歡聽這首歌，所以想起了把牠拿出來送給我。然而我知道他也是同樣地愛聽牠。這時候我很不願意把他所愛的東西從他的手裏奪了去，但我又一想我已經有許多許多次違抗過他的意志了，這一次我不願意在分別的時候再違反他的意思。表弟們在下面催促我，我默默地接過了唱片。我那時的心情是不能夠用話語表示出來的。

我和表弟們坐上了划子，讓黃浦江的風浪顛播着我。我看着外灘一帶的燈火，

我記起了我是怎樣地送別了我所愛的一個人，我的心開始痛楚起來，我的這許久不常哭泣的眼裏竟淌下了淚珠。

回到成都他寫了幾封信給我，後來他還寫過一封訴苦的信。他說他會自殺，他使我不相信，到了那一天我也就會明白一切的。但是他始終未說出是因了什麼緣故。所以我並不相信他的話。

然而在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一個早晨他果然就用毒藥斷送了他的青年的生命。兩個月以後我纔接到了他的二十幾頁的遺書。在那上面我讀着這樣的話：

無如我求速之心太切，以爲投機事業雖險却很容易成功。前此我之所以失敗，全是因爲本錢是借貸來的，要受着時間和大利的影響。現在我們自己的錢存在銀行裏一樣收利，我何不借自己的錢來做，一則利息也輕，二則不受時間影響。用自己的錢來做果然得了小利……所以陸續把存放的款子提取

出來作貼現之用，每月可收一百幾十元。做了幾月很是順利，於是我就更放心大胆地做去了。……誰知年底一病就把我毀了（因為好幾家銀行倒閉）等病好出外一看，才知道我們的養命的根源已經化成了水。既是這樣，有什麼話說。所以我生日那天請大家看戲後就想自殺，但是我又實在捨不得家裏的人，多看一天算一天，混一天，現在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向別人騙錢來用。算了罷，如果活下去，那才是騙人呢！……我死之後不用什麼埋葬，隨便分屍也可，或者聽野獸吃也可，因我應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望從重對我之屍體加以處罰……」

這就是大哥自殺的動機了。他大概是爲了顧全紳士的面子而死的罷，還是爲着不能夠忍受未來的更苦痛的生活，這一層我雖然熟讀了他的遺書，被裏面的一些極其悽慘的話語割着心痛，但我依舊不能夠了解。我只知道他是不願意死的，他

是不必死的。我知道他寫了三次遺書，又三次把牠毀了。甚至在第四次的遺書裏他還不自覺地喊着『我不願意死。』然而他終於像一個誠實的紳士那樣吞食了自已摘下的苦果而死去了。結果他在那般虛偽的紳士眼前喪失了面子，而且把更苦痛的生活留給他所愛的妻和五個兒女（其中有四個是我未見過的，）甚至我們的叔父嬸娘們也不肯放過他，在他死後還時時到他家裏逼着討他生前的債項，至於別人欠他的債，那就等於『付之東流』了。

大哥終於做了一個不必要的犧牲而死去了。他的一生完全是爲着敷衍別人。任人播弄。自己知道已經快逼近了深淵，却依舊跟着那個垂死的舊家庭一天天陷落。下地獄去，終於到了完全陷落的那一天，便不得不像一個誠實的紳士那樣拿毒藥來做他的唯一的拯救了。

他被舊的傳統觀念毒害了一生，不能夠自拔出來。實際上他是被殺而死的。但這也是由他自取。在整個舊制度大崩潰的前夕對於他的死我不能夠有什麼遺憾。

然而一想到他的悲慘的一生，一想到他對我所做過的一切，一想到我所給他的種種苦痛，我就不能不痛切地感到我是喪失了最後的一個愛我的人。

「在門檻上」

前兩天譯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詩『門檻』(Порог) 這首詩使我想起了好些事情。

知道屠格涅夫寫過一首叫做『在門檻上』的散文詩，是好些年前的事了，大概是從高德曼的一篇文章裏知道的。我當時買過一本屠格涅夫散文詩的英譯本，但我翻遍全書却找不着 On the Threshold 這一個題目。問朋友，也沒有人知道。

然而我終於找着了這首詩的法文譯文，第一次是在比安斯托克的俄國革命運動史內的一個註脚裏發見的。那時的快樂和激動，現在回想起來，還叫我的心發顫。接着我又在司特普尼亞克的沙皇政治與革命裏讀到牠，我如今記不起了。比安斯托克是否從司特普尼亞克的書裏轉引了這詩來，但我却記得帕夫洛夫斯基關

於屠格涅夫的書裏也有『在門檻上』而且說明是從司特普尼亞克那里轉引來的。

我那時正和兩個朋友在法國瑪倫河上一個小城裏度那安靜的幽長的夏日，我正開始寫我的一本俄國女革命家的傳記，在那書的序言裏我引用了『在門檻上』的譯文，是我自己翻譯的。

我爲蘇菲亞·柏洛夫斯加亞作傳這是第三次了。去法國的途中，在 Angers 輪船的三等艙裏我伏在床鋪上參照着司特普尼亞克的地底下的俄羅斯（是宮崎龍介的日譯本，名地底の露西亞，英法文譯本後來才買到，）金一的自由血和一篇從以前在日本發行的民報上抄來的无首君的蘇菲亞傳，寫出了蘇菲亞的生涯的輪廓，寄給上海的一份秘密刊物發表。第二次是在巴黎拉丁區的五層高樓上，那時候我多讀了幾本書，而柏洛夫斯加亞的影象在我的腦筋裏也變得更具體了。我差不多是帶了感激的眼淚來寫這文章的。

第三次我不僅給柏洛夫斯加亞作了傳，我還繪出了紀格念爾、沙蘇利奇、海富孟、布列斯科夫斯加亞、巴爾亭納這些女人的面影。巴爾亭納給與屠格涅夫的印象是很深的，據帕夫洛夫斯基說，屠格涅夫讀了巴爾亭納的法庭演說辭，曾俯下頭去吻那張報紙，另一個詩人波龍斯基爲她寫了一首詩，我在狄科米洛夫的政治的和社會的俄羅斯裏讀到牠，而且也譯了出來，引用在上面說過的序言裏面。狄科米洛夫後來轉向了，做了一個保守派，但她從前的著作確實是有價值的。這書裏有巴爾亭納的演說辭，可惜不全。蒲烈魯克爾的俄羅斯的英雄與女傑裏有一篇巴爾亭納的略傳，這書是厚厚的一大冊，還有好些插圖，我非常喜歡牠，但早絕版了，一個英國朋友，老Thomas Keell把牠借給我，我曾託同住的一個友人把裏面的一部分插圖重攝下來，然而沒有一張成功的。這書裏沒有薇娜·沙蘇利奇的照片，我最近在東京，早稻田一家舊書店買到的蒲氏的另一本小書裏却有了牠。沙蘇利奇這個姓在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裏全歐美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知道。據說屠格涅夫的處

女地中的瑪利安娜就是她的寫照，但寫得太不像了。

最近買到一本威奈爾的論俄國人民的書，是二十年前的舊作了。裏面有一章是「在俄國女人的地位和影響」，也曾引了巴爾亭納的演說辭，自然不全，但至今看起來依舊很有力量。我很可惜，我託朋友從蒲烈魯克爾書裏複製的巴爾亭納的照像沒有成功，所以我只能夠在四年前我自己印行的一本叫做「過去」的畫冊（只印了四十本送人）裏印出一張手指頭大小的巴爾亭納的像，而且不甚清晰。

威奈爾的書裏論述的俄國女人的地位和影響，我好些年前就在別的許多書裏見到了。我一九二八年給那本傳記寫的兩萬多字的序言就全是建築在這類材料上面的。實際運動者司特普尼亞克根據他的經驗甚至說過俄羅斯女性點起了解放運動的聖火一類的話。雷翁·獨逸奇的西伯利亞的十六年裏列舉了好些動人的事實。寫出了兩冊西伯利亞與流放制度的佐治·克南在冰天雪地裏會見了布列斯科夫斯加亞，他說是她鼓舞着他認識正義，為正義奮鬥的。赫爾岑的回憶錄

過去和思想裏曾敘述過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姊妹們的勇敢的行爲。尼克拉索夫更使跟着丈夫到西伯利亞礦坑去的除伯次奎王妃和伏爾恭斯基王妃永存在他的長詩俄羅斯女人裏面。在這五年後一八三〇年塞瓦斯托頗叛亂中就有三百七十五個女人因參加叛亂被處死刑。

我當時還從俄羅斯的英雄與女傑裏譯出了『爲了智識與自由的緣故』這一章，後來和司特普尼亞克的三十九號（我從沙皇治下的俄羅斯裏譯出）一起印了一本小冊。現在絕版了。這是俄國女子爭自由求智識的故事。主要題材是假婚。俄國女子的環境原是很困難的，除非她結婚，她就沒法脫離家庭的羈絆，她的父親有着支配她的全權。她要是結婚，她父親的權利就會移到她丈夫的手裏了。許多女子因爲讀書問題不能解決而自殺。關於這父女間的鬥爭許多書裏都有着慘痛的記載，克魯泡特金的自傳裏也描寫過。但是這種時候常常會有一些前進的青年出來設法和那女子結婚，做她的名義上的丈夫。他們夫婦一旦離開了丈人家，馬上就

成了沒有關係的人。她可以自由進學校讀書，而他呢，他也許以後永沒有機會和她再見。這種假婚在當時是很普遍的，可以說這是革命團體的工作之一。布拉克美爾的關於布列斯科夫斯加亞的書裏也曾說到這個。不過我譯的那故事是後來弄假成了真的。新婚的晚上新郎睡在箱子裏，沒有問題。但分別以後他們居然有機會再見面，在一起工作，而且最後還來一個『愛情的自白』。以後兩人同居了，可是不久男的被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女的也跟了去，他們在那裏的生活是很慘苦的。

✓ 我以前喜歡讀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他的女主人公總是比男主人公強，他們有勇氣，有毅力，而他們却說不能行，沒有胆量，沒有決心。我常常想不透這是什麼緣故。直到我預備寫俄國女革命家傳記的時候，我的疑問才得到了解答。對着那麼多的事實，我還能有什麼疑惑呢？

在我的那本書出版以後我得到 M · G · 編的革命詩選（英文）裏面也有屠格涅夫的那首詩，不過是由 M · G · 譯成了韻文，而且題目也改作了革命家。我

讀了這譯文很受感動，就寫了一篇題作『在門檻上』的小說，後來收在將軍集裏。但這也是三年前的事了。

上星期我在一家舊書舖裏買到幾本屠格涅夫集，（俄國叢書本）無意間在布林與巴布林裏找到他的散文詩，其中也有這『門檻』。這一次我才有機會讀到屠格涅夫的原詩了。

從第一次翻譯『在門檻上』到現在，七年是白白地過去了。想着這七年中間的變化，我不能夠沒有一點感觸。但是一想到我在前面所說過的那些女人的一生，（她們裏面有的在監牢裏過了二十多年，出來時依舊是個生龍活虎般的人）我的心又不覺強健起來了。這短短的七年算得什麼呢？

以上的話全是憑着記憶寫出來的。我提到那些書名，並沒有賣弄的意思，因為現在讀一本沙士比亞的戲劇或一本袁中郎集，才是光榮的事情；讀我所說的那些書也許還是一個罪名，而且現在差不多沒有人要讀牠們了。但是我喜歡牠們，牠們

給我的印象是很深的。我愛讀別人不讀的書，這固然是我的怪脾氣，然而那些書却不是古董，牠們是用活人的血寫成的。所以我七年前讀過牠們至今還能夠清晰地記起來。

我離了北平

火車外是一片雪。我的心冷了。我昏迷似地在車廂裏躺了許久。直到天色陰暗了，我纔清醒過來，周圍只有那車輪的單調的響聲。這車廂就如一個墳墓。我幾乎要相信我已經死了。然而我的心却跳動得很厲害。我的眼睛甚至在黑暗中也能夠看見事物。我躺着，我絕望地躺在寂寞的車廂裏。我真想大叫幾聲來衝破這沉悶的空氣。我並沒有叫出聲來。這時候，我又看見了你們的手。朋友，你們的手還在我的眼前晃動。這無數的揮動着的手就把我的心抓得那麼牢！你們也許不會知道我當時是用怎樣的眼光來看這些手的。我說，倘使能夠的話，我在那一瞬間真想用以後幾十年的時光來換取這可寶貴的一瞥。

這幾年來我的一雙腳就不曾停止過，我的嘴也是的。我像一個乞丐，飄流到各

地方，向一些善心的人，討得一點施捨，來維持我這微小的生存。我的確是一個心靈的窮人。朋友，你們是好心的，你們却不知道在那疑惑不安的日子裏，你們的友情曾經怎樣地溫暖過我的心。我平靜地領受了這些施捨，我不曾說一句感謝的話。我的嘴沒有停止過，有時候我甚至說話像一個豪華的富翁，或者像一個倔強的漢子。我不明白你們會不會把我當作一個忘恩的人，倘使你們果真這樣做時，你們是有這權利的。

然而，朋友，我怎麼能夠使你們了解我的這心情呢？不錯，我寫過一兩百萬字，而且我甚至反覆地寫着某一些話。你們在我的文章裏面很容易看出來重複的地方。你們也許以為我的文章已經寫得太多，太多了。可是你們却想不到我是如何絕望地努力着，想找幾句更雄辯的話語來表白我的心情。我反覆地寫了那麼多的字，但是我自已時時刻刻願意人知道的那些，却始終沒寫出來一句。要表白我自己的，一點感激的心情，那麼多的文字還不夠，朋友，你們看，我是一個多麼笨拙的人。但是從

這裏你們也可以看出來我是懷着怎樣絕望的苦痛來向你們求助的。

世間有不少的人喜歡表顯自己。我也可以算是這一類的人。然而我所欲表顯的却不是自己的長處，因為我知道我這人就沒有美點。我有一個信仰，我願意人知道牠；我有一顆心，我願意人瞭解牠。我寫文章，就爲着想把自己的一切放在那裏面給人看個仔細。然而寫了那麼多的字以後，到今天我還在絕望地努力，找話句，找機會來表白我自己，好像從前就沒有寫過一個字；我甚至希望我能夠用一個更簡單的方法把我的胸膛剖開給你們看，讓你們看明白藏在我心裏的對於你們的感激和重視。

我又看見了你們的揮動着的手。這幾年來牠們就時時在我的眼前幌動。碼頭上月台上的景象，我永遠不能夠忘記。我說長年的奔波應該使我的感情冷固了。在人前我也能夠笑，而且能夠像傻子一般地大笑。我給你們看的就只有一張笑臉。但是從你們身邊退出來，一個人留在陌生人中間，那時候，想到你們，想到你們所賜與

我的一切，我也曾偷偷地落了眼淚，我說這是感激的眼淚。我把那時的感情分析得很清楚。在那些時候，我真願意把自己做一根木柴，燃燒得粉身碎骨，來給你們添一點溫暖。

然而文字是消磨生命和精力的東西，我最近曾這樣地寫過。我還說：話語並沒有力量。我不知道我以後有沒有用行動來表現自己的日子，倘使沒有，那麼我這一生也許是完全白費的了。過去的我的精力就是零碎地浪費了的。所以到今天我還在費力地找尋話語來求你們原諒；不僅原諒，我還求你們的幫助。朋友，正如我先前所說，我願意做一根木柴，望你們點個火來使牠燃燒罷。

在火車裏我就只看見你們的手。你們不會知道那些手給了我多麼大的鼓舞。倘使沒有牠們，我也許不會活到現在。記得你們中的一個對我說過，『照你這種生活方式活下去，居然不死，而且活得很好，這道理，我不明白。』朋友，倘使你們仔細想一下，就明白這奇蹟全是你們的賜與。是你們的友情給了我精神的力量，來支酬我

的身體。是你們的愛護給了我夠多的活力來消耗在文字上面。要是沒有你們，我也許連一個字也寫不出來。

有人說我孤僻，有人疑我陰沉。有人甚至在我 and 他們中間看見一堵牆。只有你們才知道我是一座雪下的火山。我怕雪墊得太厚了，會滅了火；我又怕雪很快地溶了，會有一個大爆發。我的心裏包含了那種多的火種，我不讓你們知道。也許將來臨到爆發時，我會來向你們求救。也許我會像一個硬漢那樣把打落的牙合了血吞在肚裏，讓自己毀掉。然而那時候我對你們的感激仍是不滅的。

我現在愈走愈遠了。我明白我是在怎樣的環境下面離開你們。我又記得我當初是懷了怎樣的心情來看你們如何在焦慮中過日子。三個星期中間我沒有停止過笑，我彷彿是一個感覺遲鈍的孩子。但是你們不知道我却總不會放過藏在你們的心裏的焦慮。其實這焦慮也是我的，我至少不是一個自私的人。而且單說焦慮也不夠，我還應該加兩個字：悲憤。朋友，我寫到這裏，我放了筆，拉開窗帷，窗外是一片漆

黑的天。我看見一線光明。我們的心情都是一樣。不同的是我離開你們去了，我回到遼遠的地方去了。我撇了你們在黑暗裏，我的心是苦痛的。在三個星期中間我聽夠了你們的嘆息，呻吟和呼號，這些至今還清晰地在我的耳邊迴響。我自己也沒料到這一次的會面會給我留了一個這麼苦痛的印象。但我並不悔恨。甚至在黑暗的夜裏我也能夠分辨出你們的和善的面顏；單是看見牠們也夠使我的心溫暖了。我不會給你們留下一點東西，但我自己却帶着你們的賜與去了。我感謝你們，而我的心也就和你們繫得更牢了。

但是，朋友，當整個民族的命運陷在泥淖裏的時候，當人類的一部分快淪於奴隸的境地的時候，個人的悲歡還值得絮絮地提說麼？所以倘使我以上的話攪擾了你們，就請你們原諒我，讓我再說幾句別的話罷。我在這裏屢次用了絕望的字眼，你們千萬不要以為我就失掉了信仰。朋友，在這時候我們就全靠信仰指路。在黑暗中常常會滑腳，走錯一步就會落進無底的深淵。熟習了黑暗的人就知道這只是一

個假象，跨過牠，便橫着那光明的前途。我常常在最濃的夜色以後看見了黎明。所以我有這樣的確信。

朋友，不要以為我故意拿空泛的話來寬慰你們，你們應該相信我，對於你們我是沒有欺騙的。不管我怎樣跟着你們嘆息，呻吟，不管我怎樣像一個心靈的窮人四處漂蕩，然而我却常常昂然地說：『我不怕……我有信仰。』甚至在陰雲滿天的時候，我也不會失掉我的信仰。

這一年來我說過我要沈默，我果然變得沈靜多了。我幾乎被活埋進了墓裏去。朋友，在那時候我曾經違背過你們的勸告。但是如今我要站起來，我要在人前大聲叫號。我要使人相信目前的黑暗只是假象，跨過那黑暗就立着黎明的將來。我要使人人有這信仰。我要使人人有這希望。

熱情在我的心裏涵湧起來。我的身子快要燃燒了。朋友，給我一個火種，來把牠點燃罷。只要我能夠貢獻出一點溫暖，我也願意早一天使自己粉身碎骨。像木柴一

樣，一次就痛快地燃燒淨盡，總比凍僵在堅冰下面好些。

朋友，明天我又要搭火車往前面走了，你們的手還在我的眼前幌動，牠們把我抓得……牠們就像要把我抓回去似的。但是我依舊要往前面走了。在那邊也還有我的朋友，他們也像你們那樣繫住我的心。我現在又得看他們怎樣在焦急中過日子。我真不知道我應該怎樣地分配我的這一顆心。我到現在纔明白我的心確實是太小，太小了。所以朋友，我希望你們給我一把火，讓牠化爲灰燼，飛到你們每個人的身邊罷。

別了，朋友，明天的事情如何是沒有人能夠知道的。然而不管我們遇着怎樣的命運，我決不會失掉信仰。那我也決不會忘掉你們，我說甚至在陰雲滿天的時候，我還相信有一天我們能夠在一起看見黎明的將來。記住：沒有黑暗不是假象的。

「我不怕……我有信仰。」那麼讓我來祝福你們。

去年十一月我在北平住了將近三個星期。這月三十日下午三點鐘我搭

平滬通車回南方。一些朋友把我送到車站。火車開動時我還看見他們的揮動着的手。那一天落着大雪，全個古城被一種恐怖的空氣籠罩着，我的心差不多要冷却了，就靠着這些手牠纔得到一點溫暖。在車廂裏我想起了種種的事情。回憶使我苦惱，現實使我悲憤，未來使我忧心，但甚至在那時候我還沒有失掉信仰。我覺得我應該對朋友們說幾句話。我中途下車在天津住了兩天，我說我要看這個大城市怎樣在強敵的手裏毀滅。結果我看了一些令人發嘔的醜劇走了。在離開天津的前夜我寫了這篇文章。每一句話都是從我的深心裏吐露出來的。現在我改編這本小書，重讀到在天津大公報上發表的這篇文章，我耳邊還響着一些呼號，我眼裏還看見一些景象。但這已經不是去年的了。那隻魔手更響了，我們的咽喉，我們除了更勇敢的鬥爭外別無生路。甚至在這時候我還可以堅定地重複着去年說過的話：「我不怕……我有信仰。」

片斷的紀錄

一

纔十點半鐘，爲什麼四周就是這樣地靜！桌子上放着一隻表。我在夜間寫文章的時候，手邊總要放一隻表。我並不知道時間的早遲，我却想聽見一點聲音，那怕是單調的也好。不然我說不定會疑心自己已經死了。

像我這樣的人會成爲所謂著作家，這事情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若論我的才分，我的性情，我的修養，我都不配做一個著作家。我是深知道自己的，我是個極平凡的人。我本應該找個安分守己的事情來做，然而不知道怎樣，我開始寫了文章。我寫文章好像是順從一種衝動。我常常是不由自己地拿起筆寫。寫完就彷彿從一個噩夢中醒過來似的，覺得心上的重壓去掉了。身子輕鬆了許多。這時候我纔感到片刻

的心的安靜。

但這樣的安靜並不會繼續到多久。一篇文章剛送出去，第二篇又不得不開始寫了。好像那個推動我的力量就沒有一個時候肯把我放鬆過。我疲倦，但我却不能休息。好幾次我忍不住要發出一聲叫喊：饒了我罷。然而我並不會被饒恕過。

寫作漸漸變成了一種懲罰，一種苦刑。可是我的作品却一天天多了起來。起初看見一本新書出版，我自己也感到一種快樂。可是後來連這快樂也慢慢地消失了。有時候我甚至會憎厭我自己寫過的東西。

我常常希望我能夠忘掉我自己寫的書，然而事實上却做不到。我只要在書桌前面坐下來，一提起筆，我就看見那許多書本堆在我面前，不，牠們是堆在我的心上的。牠們重重地壓着我的心，使我有時候甚至透不過氣來。我說我要自由，然而我却摔不開這些黑影。

於是我憐憫我自己，詛咒我自己，我只希望着我能夠永遠不提筆寫一個字。

我又在書桌前面坐下了。我提起筆來。在我的眼前出現了一個臉龐。我知道這是我自己的。另一個我坐在對面來看我寫字。我寫了一行，兩行，……一頁，兩頁。我放下筆，抬起頭看對面。另一個我正在用檢查的眼光望我。我自己在探索我的心。我變成了兩個，而且成了兩個彼此不肯放鬆的人。

我在那一個臉上看出了輕視，冷笑，責備。有時候我忍不住就羞愧地把頭埋在書桌上。我怕看那另一個我，我怕看我自己。

『你爲什麼就不能夠打破那矛盾？你爲什麼甘願做一個懦弱的人？』我常常聽見另一個我在責備寫文章的我。我對這責備不敢發出一聲怨言。我的確是一個充滿着矛盾的人。

我好幾次想不再提筆了。我說我要消除那個矛盾。自然我的矛盾很多，那却是

較大的。一個。譬如前年年底我去日本，那時候我的確抱了攔筆的決心。然而我剛剛到了那里，我的決心就動搖了，後來甚至在極不方便的情形下面，我也偷偷地寫了『神』、『鬼』、『長生塔』這三個短篇和一些散文。這不是爲着想得稿費，因爲我那時又另有一個決心：我在日本寫的文章，自己不用一文稿費。這決心是做到了的。我在一個地方說過，我那時寫文章爲的是排遣寂寞，這當然有道理，但是另外還有原因，這原因要深得多，然而我却不能夠明確地說出來。

總之，到了日本我雖然忙着讀書，却也不會攔筆。從日本回來我也還不得不時時拿起筆寫點東西。我最近說過我發明了『攔筆』兩個字來敷衍各位編輯，其實這話也不正確。我自己的確熱誠地希望着我能夠攔筆，然而同時我自己又時時逼着我來提起筆。

這心的激鬥是長久的，而且苦痛的。我好比站在十字路口，倘使我再強健一點，我便會毅然地選了一條路走：或者拋棄文學，或者死抱住文學。然而我兩樣都做不

到，結果一定會在夾攻中毀了我自己。

三

我記得十五六歲的時候，我在成都加入了一個青年學生組織的團體，那團體出了一種刊物。我的新朋友要我寫文章，我當時就惶恐地想道：像我這樣低能的人，怎麼能夠寫文章呢？我從來沒有起過寫文章的念頭。

這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了，然而到現在我還能夠了解那心情。我甚至願意年光倒流，回頭去過那時的生活。我覺得那時候我是沒有矛盾的。我或者在大街上散傳單，或者在商場樓上跟朋友們一道抬雜誌社的鋪板，或者做別的事情，那些日子裏我覺得十分快活。我只有一个希望：謙遜地犧牲自己，不要人知道我的姓名，知道我的一切。我心中只抱着朋友們的友情和一個對人類的空泛的愛。一本小冊子就是我們的福音，一句話就可以叫我們犧牲性命。現在有許多朋友說我有着過多的熱

情。却不知道那時候我的熱情更多。我那時候的確抱着告青年，抱着夜未央和那本戲裏的人物一起哭笑過。那時候我的熱情是不斷地向外放散的，我做一件事，說一句話，哭一聲，叫一聲。我走的路總是直線的，那時候我的確幸福。

後來我寫了文章。當時的環境還允許我自由地說話，所以我的第一篇文章的題目就十分激烈。以後我還寫了介紹 I. W. W. 的論文，自然免不了抄書，不過那時完全沒有表顯自己的意思，只想把自己所知道的一點東西，讓別人也知道。我忘却了我的幼稚，我的低能，就這樣被我的信仰鼓舞着開始做了。我沒有力量來做得好的事情。以後繼續寫着文章。不過那時我依然走着直線的路。我隨處散發我的熱情，我沒有矛盾，沒有痛苦。

然而現在情形却不同了。因為在幾年前我開始寫了小說，也許換個漂亮名辭來說，是開始了我的文學生涯。從那時起我就有了矛盾。這十幾年來我的信仰並沒有改變過（也許像巴羅哈的朋友對巴羅哈說的，是「沒有進步」）可是我走的

路却變成曲線的了。我停止了發散熱情，却把牠們向內貯藏起來，愈積愈多，就成了現在的這樣子。有人說熱情是一把火，我便說我是一座火山，一座雪下的火山。我貯蓄了那麼多的熱情，我害怕會有一個大爆發。

有些朋友爲着這個替我耽心，他們却不知道我已經找到了一個消磨熱情的東西，那是心的激鬥。那是矛盾。我努力來消除那矛盾，我在心裏整天地爭鬥着，然而結果矛盾依然原樣地存在。這可以說我自己在熬煎自己。

我爲了寫小說曾經受過幾個朋友的責備。最近還有一個青年朋友表示過，我不該把時間消費在文章上面。他並不曾直接寫信給我，他寫給我的另一個朋友，而那朋友却把信在他們的一份小刊物上面發表了。我感謝那個年青朋友。我把那刊物讀了好幾遍。那刊物我每期都非常熱愛地讀過，我甚至在那些平常的字句間看出了深的友情和信仰。並且我看出了十多年前的我的面影來。這時候我好像受到一次祝福，但過後我又感到一陣絕望。我彷彿是一隻折了翅膀的老鷹，我不能夠再

在廣闊的天空裏飛翔了。我的這絕望只有我自己知道。

四

我說過要沈默，我說過要拋棄寫作生活，我沒有做到。這是我的弱點。這是我的不幸。朋友們爲這個責備我，我只有低着頭承受。

然而另一些朋友却又怪我不該沈默。我還接過好些信件。譬如最近幾個沒有署名的青年讀者來信就說：『我們知道你近來是沈默了。但你爲什麼要沈默呢？我們想也許是社會環境對你不好吧，但是你爲什麼要做一個順從環境像覺新那樣的人而沈默着呢？你爲什麼不做一個像覺慧那樣的人和社會奮鬥着繼續創作呢？……我們熱烈地望你的作品繼續出現。我們不要你再沈默了。』

對於這樣的信，我怎麼能夠回答呢？我果然是順從環境嗎？我有着不少愛我的朋友，我差不多是靠着友情生活，然而當我徬徨在這樣的十字路口的時候，我却找

不到一個人來給我幫忙了，我自己知道我應該拋棄文學，但是我的感情和環境又抓住我，我的理智不甘心這個，又要反抗。我這時正需要人鼓舞我毫不顧惜地把寫作生活拋棄，正需要人來贊助我保守沈默。要這樣我纔能夠保持我的心境的和平。然而別人却不要我沈默。我的另一個自己却因此而得勢了。

人是一個複雜的東西。唯其我活了這許多年，所以我和初生的孩子不同。過去的生活在我的身心兩方面所留下的影響是不能夠消滅的。雖然我大哥因為順從環境而滅亡了，我反抗環境而活到如今。但我依舊是過去環境的產物。我不能夠一下子就把那過去的陰影完全從肩頭摔掉。我不是一個強健的人。倘使在那長久的心心的激鬥決定勝負之後。我還健康地活着，那時我也許會成為強健的人也未可知。但現在我決不是一個強健的人。

我開始感到了一件新的事情。我的心情改變了，我對於寫作的信心和勇氣漸漸地失去了，我得承認寫作生活的確給過我大的滿足的。有一個時候我瘋狂地寫了不少的文章，那時我感到滿足，感到快樂。那時我還相信文字的力量。

然而如今情形完全改變了。寫作的事不再能使我滿足了。我甚至寫出「文字是消磨生命和精力的東西」的話。我已經不能承認文字有什麼力量了。

我觀察生活，我研究歷史。我看遍了過去和現在的人民的鬥爭。我看出來在那些鬥爭裏文字的力量，（換句話說，文字沒有什麼力量，）而且我明白在那時候「純粹的」文人所盡的任務是何等地小。在宮庭裏當弄臣，在貴族爵邸裏做食客，在貴婦人的沙龍裏做裝飾品，給當權者歌功頌德——這些倒是「純粹的」文人的拿手好戲。現在文科學生都知道說但丁、沙士比亞、歌德等等如何偉大，然而對於這幾位文豪我却沒有好感；過去的文人我比較喜歡的倒是託爾斯太、杜思退益夫斯基、阿志跋綏夫幾個。這幾個人據新近一位中國批評家「嚴格地說」來，並不是

『純粹的作家。』但我覺得他們在做人的方面却比但丁、沙士比亞一類的文豪可愛得多。

這似乎是個題外的話，其實並不是。譬如說但丁，他可以把他的政敵都送進地獄，他可以請他所愛的女人引他進天堂。我却不能夠。這一類的事情我沒有勇氣做。所以在『私的』（Personal）方面我不能夠從寫作上得到滿足。在『公的』（Public）方面我又看見文章和現實的環境相比，就等於拿一個雞蛋去碰石頭。一番動人的演說可以使激動着的羣衆馬上做出一點事情，一篇文章只可以短時地感動人，但不久就會被人忘記。不純粹的作家的作品，自然經過一個短時期便歸於消滅，但是純粹的作家的不朽的名著，過幾百年或一兩千年也會變做藏書家的所謂珍本，而成爲風雅紳商的沽名釣譽之工具了。

做一個純粹的作家大概可以從文章上得到滿足的。所以日本的文豪久米正雄和松岡讓這兩個情敵就拿小說做過武器再來一次情場的戰鬥。久米也許想把

他在生活裏失去的東西，在小說裏找回來。當然在這方面他佔着優勝，他得到了許多讀者的同情。別的一些日本的『巨匠』也做過這一類的事。然而真的事實就被這些『巨匠』的筆抹煞了。因為做他們的對手的常常是些柔弱的女子。

文人的筆有時候很能夠玩出種種的花樣。倘使要從文章上認識一個人，就會常常被騙。青年人容易相信別人，所以更容易受騙。我自己也就受過騙。我自己也曾把文章和人拿來比較過。自然我也見過人比文章好的，但我却看見更多的人在文章裏是一個面目，在生活裏又是一個面目。有的人文章寫得很漂亮，做起事來却卑鄙齷齪，但這個外面的人是不會知道的。現在我們有了不少的青年的導師。然而真正配得上領導青年的究竟有幾個？文章常常成了騙人的東西了。

我去年在日本寫過一篇題作『文壇的知識』這篇東西，經過幾個朋友的手，却沒有被發表出來，大概是因為編者怕得罪人的緣故罷。那文章恐怕沒有機會發表了，所以我願意把那最後的一段引在這裏：

寫到這裏還有許多話沒有說完，但我却不想說下去了。以前寫文章是暴露別人的醜態，現在却輪着來暴露自己的醜態了。寫這短文並不自己辯解，只在證明一件事：文人的管筆能夠把再級豪養文人來做工具，給他們歌功頌德。那再便宜沒有的事情，但可悲的是到現在，還有一些青年真正相信文人是如何高尚的。『個東西，還伸起頸子老等着從他們那裏得到些什麼來救拔這個快沈落在深淵裏的民族呢！』

我時時在寫文章，我却又時時說文章是騙人的東西，我竟然有着這麼一個大的矛盾。所以我若在這裏說我恨文章，也許會被人把我當作一個喜歡說謊的騙子罷。

我依舊坐在書桌前面。周圍還是死一般的靜寂。我的表停了。外面落着雪，雪花沙沙地響起來。我的脚冷得很，我的手也快凍僵了。我手邊積了七張原稿紙。這幾個晚上就只寫了這一點。我又發了這些牢騷。但是文章究竟有什麼用處？……我沒有

勇氣再寫下去了。